



# 夜燈

肆

# 夜 燈 2023 .06

|                     |    |
|---------------------|----|
| 越阡渡陌，生有可戀/飲星人       | 1  |
| 雍和宮的年輕人/Ephan ZHANG | 9  |
| 光頭西服/梁媛             | 12 |
| 看海/鄭里               | 19 |
| 當重力不再往下/羽一          | 23 |
| 人設/孤朝               | 26 |
| 出逃/睜眼               | 28 |
| 一盞月光/羽一             | 33 |
| 從熟悉中出逃/兔子大人         | 36 |
| 月夜/陳桐               | 37 |
| 孤獨的魂/陳柏達            | 40 |

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在一家公司認識了L，記憶裡那時我們並沒有太多交談。一個月後我辭去工作來國外生活，斷斷續續地每隔兩三年L會給我寄郵件。郵件裡有著L的思念，吃早飯了所以想起你，看見一朵花，一顆樹所以想起你，爬上一座山所以想起你，看到一些古董所以想起你。L的生活裡好像常常有我。我問爲什麼，L說，就是喜歡，覺得親切，好像自己的靈魂都是貼近你的。我說，那你來找我，我們相擁吧。十幾年過去了，我與L之間依舊只有曾經作爲同事相處過的一個月。而L的思念還在繼續。

去年，我搬到新的城市，換了新的工作，在新職場遇到了N。N像是另一個自己。N與我留著同樣的髮型，有著十分相似的穿著打扮。我們說話時的發聲方式，談笑節奏幾乎是一樣的。我們共享同樣的工作點子，執著於同樣的工作細節。因爲N的存在，自己像是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肯定。我甚至認爲自己離開一個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搬到這裡就是爲了遇見N。我開始在鏡子裡看到自己時想起N，打開衣櫃時想起N，看見工作文件時想起N，與人談笑時想起N。我的日常被N滲透了。只是一年多過去了，我還沒跟N熟絡起來，我們一起工作，但除工作之外，我們幾乎聊不來幾句話。

講完了奇怪的故事，我們來說說這期的主題吧。這期《夜燈》的主題發布後，我想起了以前在書裡讀到過的葡萄酒色的大海。在我心中那是一個很美妙的形容，雖然我沒有見過那樣的大海。什麼樣的大海會是葡萄酒色的呢？也許除了荷馬沒有人見過。當我在網路上搜索關鍵字想要尋找完整的詩文時，找到的大多是關於荷馬爲什麼要把大海寫成葡萄酒色的解釋。有人說那是一種修辭，因爲紅色的夕陽把海面染成了好像葡萄酒的絳紅色；也有人說那是因爲荷馬的年代，人們還沒學會藍色這個詞；還有人說古希臘人喝葡萄酒是兌水的，那水是鹼性的，所以荷馬的葡萄酒是藍色的。諸如此類，人們用自己熟悉的色彩來解釋大海的葡萄酒色。所以，荷馬筆下那片葡萄酒色的大海，爲了要看起來不陌生，它變得不是真正的葡萄酒色的了。

希望這期的主題能給我們的讀者和作者帶去一片擁有真正色彩的大海。也希望在《夜燈》的光亮裡，每一片大海都不用解釋自己的色彩。

Shien



越阡渡陌，生有可戀

飲星人

立冬後十一月的某日夜裡，夢中日本知名男星木村拓哉化身保時捷的銷售員，向我推銷最新型的跑車。開車試乘一小圈之後，回到展售中心，他摩擦雙手、笑容可掬地向我問說：「您覺得如何啊？」一邊猶豫一邊發出嗯嗯啊啊的聲音，夢就醒了。隔沒兩天發生車禍，失去人生中的第一台車…

## 逐工作而居的春天

2022年初，仍在北海道的T飯店工作，還記得是一月三日那天，跟一位從橫濱來的同事，開車一起去附近山下的余市神社參拜，依照日本人的習俗，在一年之初向神明祈求今年平安順利。一起求籤的時候，一如往常問了今年的運勢，當時對未來仍是一片迷茫，畢竟那時候的飯店工作只有冬季契約，春天來臨的時刻，就必須自己另尋出路。

內心的煩憂與不安跟陽明山一樣高，即使抽到神明給的上籤，看不懂籤詩裡寫的內容，安心感還是沒有增加多少。直到提筆寫下這篇文章的今天，那首籤詩現再回頭重讀一次，上面說的事情幾乎都一一應驗了，除了錯過的少部分……

二月的除夕夜，下班後在宿舍自己一人跨年，小房間裡的獨酌派對，好像有跟滿天星星一起乾了一杯？可能是因為年夜飯只有員工食堂的每日定食，印象中那天的酒也不是特別好喝。旅居在外的這幾年，跨年或是過年的日子多半都是自己一個人過，早已習以為常。就是每次都要特別選貴一點的酒，等到除夕夜當天夜裡才打開來慢慢喝，算是屬於自己的慶祝方式？

在冬天即將結束的某個日子裡，當時的上司介紹了現在的工作，工作內容一樣是大飯店的調酒師，只不過這次是在關東的橫濱，而不是北海道。隔著電腦屏幕完成兩次線上面試，在有限的管道下找到可以信賴的住宿地點，收拾好行李，一部分先郵寄到將來的地址，剩下來的全部打包上車。

在四月初的深夜，搭上前往關西的渡輪，告別了曾經生活兩年半的北之大地。繁星遍佈的夜空下，悄悄地在心裡跟這一路上相遇的所有朋友說再見。2019年12月搭飛機初次到訪北海道的時候，也是在天未亮的清晨著陸。初次拜訪與最後離開都是在群星閃爍的夜空，想一想也是挺浪漫的？

坐在車裡排隊等待開上船艙的時候，想起幾個非常重要的朋友，因為曾經真心交陪過一段時間，不論精采與否，都是此生難忘的回憶。

顛簸的海上航路，一整天都在暈船吃不下飯。大半時間都躺在被窩裡休息，半夢半醒的混亂狀態，去橫濱工作的這個決定真的是正確的嗎？戶頭裡的儲蓄真的夠支撐這個夢想嗎？要怎麼跟親友解釋呢？離開北海道真的對未來會有幫助嗎？確定不是留下來會更好？

顛簸了20個小時之後，總算在大阪北邊的城鎮著陸，雙腳能再次踏在堅實的陸地上，打從心裡由衷感激，看來我的體質可能不適合在空中或是海上討生活，雖然年輕時兩邊都曾經嘗試應徵過……

在大阪與T飯店的故友相聚之後，短暫停留了四天，京都大阪跟神戶，都分別遊玩了一天左右，算是在下一份工作開始之前的餘裕？正宗的大阪章魚燒，京都的抹茶，奈良的鹿公園仙貝，清水寺的櫻花，春季的景點跟美食，都在那短短的四天內體驗完畢，也算是完成一項人生清單。

離開大阪之後，開了六個小時的車，加上休息時間，幾乎是一整天，才從關西的大阪開到關東的神奈川，抵達現在居住地，稍嫌老舊的大學生會館。但租金便宜，房東又是台灣人，一開始就給了不少優惠，已經無法再挑剔其他的地方了。

## 不安又躁動的夏天

新住處花了一天左右就打理好，帶來的行李也全部都整理完畢，在新工作開始之前，與友人C相約一起去淺草的觀音寺拜拜。跟C初次見面是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一起辦了社團的活動而認識。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隔了大約七年之後，兩人又在同一個職場相遇並成為同事。從那個職場離職之後到在日本再次相遇，中間幾年就是在網路社群上偶爾交流而已。

在北海道剛開始生活的日子裡，偶爾遇到不懂的事情，會跟已經在東京生活一段時間的C求救，詢問她是否曾經遇過相同的問題？或是有比較好的解法？C總是會「有厭有煩」的回答，偶爾語氣冰冷的好像這裡是連G O O G L E都不會用的猴子一樣。其他時間因為距離太遠就沒有太多聯繫。

直到2022的春天，得知她考慮在三月的某個周末來北海道玩，此後便積極替C規畫行程，那個周末也開車載她四處旅遊。只能說在鄉下地方，沒有車真的就是沒有腳，到哪裡都是寸步難行，當時非常慶幸買了那台車。

三天兩夜的時間一起跑了不少地方，帶C一起體驗的都是在北海道生活的日子裡，特別值得分享的美食跟美景，有些地方因為冬季大雪而關閉無法前往，或是因為那兩天下大雪天氣不好，無法看到預期的景色，當下只覺得無限惋惜。開車送C去機場的路上，她反而毫不在意，只覺得都是緣分，沒看到也沒差。

可能只有我覺得可惜吧！畢竟在北海道住了兩年左右，C是第一個來找我玩的朋友，沒辦法帶她好好遊玩一番、盡到地主之誼，心裡總有個小疙瘩。雖然知道都是因為疫情影響，沒辦法……

在淺草寺的雷門燈籠下，看著C從遠方的人群中慢步走來，忽然有種恍如隔世之感，見面那一瞬間，不是先笑著打招呼，而是脫口說出：「我怎麼感覺好像，很久沒看到你……？但上次見面明明是上個月而已？」她回到：「因為隔了一個冬天跟一個夏天吧！」聽到C的回覆，我忽然張大嘴愣住了幾秒鐘，震驚到說不出話。

上次見面是在三月大雪紛飛的札幌市區，一起並肩走在積雪仍未消退的冰面上，散步到北海道神宮參觀。而今卻是初春四月的東京淺草寺，夕陽映照著周圍川流不息的人群、微風輕輕拂過路旁盛開的櫻花樹。

時間上雖然相差不到一個月，但在空間上卻是跨越了好幾千公里的距離。除了這兩點之外，最令我震驚應該是當下穿著的服裝，已經是迎接春天的薄外套與打扮，而不是厚重的防寒大衣。重新理解到此一事實，竟久久不能開口。現實的當下，C只是用右手遮著夕陽的光線，看著發楞的我說出：「走吧！一起去拜拜吧！」這才回過神來回答她說：「好喔！走吧！」

拜完菩薩之後，一如往常地求了籤，問題始終如一是關於橫濱新工作的運勢。沒料想到的是，菩薩給的籤詩，跟年初在余市神社的籤詩，相似度高達八成。一邊是日本傳統的神道教，另一邊是一直以來篤信的佛教，兩邊給出了相同的警語，看到的當下確實傻住了。再怎樣都只能選擇相信，並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前進。

四月中開始的新工作，是在一間位於橫濱尚未開幕的大飯店酒吧，預計五月中開幕。一切都從零開始打造的新地點，全新的職場規則與嶄新的都會調酒。雖說如此，但剛開始真的沒有什麼能做的事情，畢竟飯店還沒開幕，很多事情都還在準備跟待確認狀態，整體來說閒得有點可怕。

在新的地方開始工作，想想人生中也不是沒經歷過這樣的「重新開始」狀態，只能說每次都要先安頓好自己的心情，不然真的什麼都做不了。用陌生的第二外語溝通，遇到不懂的單詞只能在當下記住，回家以後再查是什麼意思跟用法。但每天都是在腦中用母語思考，確定沒錯之後才用日語回答，就算在日本生活了兩年半，出門在外只要有需要開口與人交流，中文與日語就是會在腦中互相撞成一團，至今仍未找到平衡。

在現實中的本國人眼中看來，就是說話聲音小又很慢還常結巴的外國人。如果講錯話還會被當成笑話看，只能摸著鼻子自己慢慢從錯誤中學習，感覺真的像是用爬的一樣，爬過每一次的錯誤疤痕慢慢前進，只能說過程一點都不愉快。以自己這幾年在海外漂泊的經驗，只有回想起T的事情能讓我心情愉快，比吃一大堆巧克力或是喝幾杯烈酒都有效。

新開幕的飯店，團隊成員的所有人也都是新加入，各種各樣的事情跟制度都只能互相摸索跟詢問。但畢竟經驗跟能力有限，準備工作的部分能幫上忙的地方不多，很多時候都只能單方面接受，無法參與到大家的討論中，回想起來只有滿滿的疏外感。

預計開幕的前一周又遇上安檢問題，只能往後延期一段時間再開幕。在那之前預訂好的住房客，跟已經在餐廳訂位的客人們，都只能低下頭道歉並取消，「不好意思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還沒開始營業就在GOOGLE評論跟某些旅遊網站得到負評。有時候想想，人活著就是會遇到這些以前從未想像過的光景，當下也只能無奈接受……

六月中開幕之後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很忙碌，不過實際上那幾個月個人狀況並不太好。因為疫情影響之下，來日本的前兩年工作始終不穩定，加上一直搬家或是常常換工作地點，離開北海道搬來橫濱時，存款內的數字並不能說是很漂亮。四月初去京阪神也只是窮遊，連四晚都住同一間便宜的小旅館，具體來說只拍了一堆風景照而已，高級料理或是伴手禮之類的通通都等下次再說！雖然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去關西遊玩就是了……

沒想到預估錯誤，新生活處處都要花錢，日本郵局內的存款幾乎見底，無法拉下臉跟任何人借錢，只好從台灣的郵局跨國提款。因為兩年半沒用，一開始還忘記密碼兩次，冷靜回想了一周才想起來，鼓起勇氣試了第三次終於成功。

但領出鈔票的當下卻是滿滿的嘆息。次要理由是因為那時候日幣匯率很差，光是匯率就被扣了不少。主要難過的原因還是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怎麼會沒做好理財規劃，跟過去的自己借錢了……

## 首次禍不單行的秋天

大概要等到9月左右吧！開幕了三個月之後，生活步調慢慢穩定下來，又有時間在假日培養一些興趣。比如新興趣之一，是在披星戴月回家的路上，尋找美味的拉麵店。試過幾間之後，很快就發現家裡附近的拉麵店大同小異，最後常去吃的就剩那幾間了。

大概也就是在那附近，酒吧團隊成員一個接一個出狀況。先是S前輩感染新冠，請病假十天在家休息。派遣社的K君因為一點小事被客人抱怨，上層就直接請他走人，具體來說是隔天就轉調去其他地方工作。另一名派遣社的M先生發生意外緊急送醫，還好休息了四個月後平安回來上班。原本找來的三名工讀生，在開幕之後有兩人因個人因素接連離職，開幕之前的訓練完全白費。到了寫這篇文章的2023年春天，也還沒有任何新的工讀生或是派遣社員加入我們……

隔了一個月後換O前輩感染新冠，幾乎同時間S前輩又生病住院一周。等到兩人回來上班之後，換經理手腕受傷跟他兒子發生車禍住院療養。有一種大家輪流請病假的概念，當時的我真的只能說是運氣好沒事……

不過秋天還是有一件開心的事，就是拉著C跟我一起去早稻田大學，參觀村上春樹圖書館，從高中開始影響我深遠的作家。自高三那年被友人推坑《挪威的森林》之後，從此無法自拔。大學期間把他所有的長篇小說都讀完一遍，圖書館裡收藏的短篇合集，或是在書店看到的採訪專欄等等，也全部都看完了。在日本生活的日子裡，偶爾跟日本友人提到我《挪威的森林》小說讀過四次，電影看過兩次時，對方常常會露出一副：「這個台灣人腦子沒問題吧……」的表情……

實際到訪村上春樹圖書館之後，因為在跟小說相似情境的場景中生活過的經歷，加上稍微能用日文溝通，讓我在啃原文書的當下，又有不同的感受。

「原來在這樣的語境下這句話應該是這種語氣跟這個意思！」

「翻譯雖然意思沒錯，但總感覺如果翻譯成這樣，對我來說會更好理解！」

「原來村上春樹在實際的日本社會裡，是作為這樣一種類型的人存在！」

諸如此類的衝擊，在那天一起爆發。幸好以前有努力學習日文，並一路勇敢的前進（或者應該說用爬的會比較貼切）到這裡，才能體會到這些新感受跟衝擊。體悟到這些事情的當下，再次感謝命運為我安排的這條路，並心懷感激地享受這些風景。

十一月的某日，曾經在北海道一起工作的一位朋友回老家神奈川休假，並決定拜訪當時我工作的新飯店。同日，大學學長K也從台灣來玩，兩邊都只剩那天有空，就變成我趕場陪他們一起玩的行程了。前一天下班後直接住公司休息室一晚，早上起床後先跟K學長去鎌倉參拜大佛，下午再招待北海道的友人來飯店享受下午茶套餐。結束後又趕去橫濱中華街找K學長散步，吃完晚餐後帶他回來我們飯店喝一杯，介紹我們酒吧引以為傲的夜景。同一天三進三出工作的地點，也是始料未及。

好像就是隔天的夜晚吧！夜裡夢到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場景，至今還是想不懂，為什麼保時捷要請木村拓哉來當業務員，並跟我這個小廢物推銷他們家的跑車呢？因為在夢裡沒有預算限制的問題？又或是其實保時捷公司只是一次發廣告夢境給很多人，我不過是剛好看到的其中一個人而已？等哪天我有機會上電視節目一定要把這當成段子講出去！

依稀記得那天稍微加班了兩個小時吧？下班後吃了拉麵，肚子很飽的情況下，開車途中突然開始打瞌睡，就在恍神的一瞬間撞上分隔島了……運氣好人沒事，前後也沒有別的車輛，沒有給其他人造成麻煩。處理的細節請容我省略，因為實在是不想再回想第二次了。

隔兩天去附近醫院檢查完的下午，還順便繞去附近的橫濱關帝廟拜拜。當初並不知道那裡是間佛道混合的廟宇，裡面也供奉觀世音菩薩。直到踏上臺階的當下，跟菩薩對上眼的瞬間，突然湧上一股安心感。對於自己的不安跟無助，只能寄託給宗教或是宇宙……雖然對我來說，一般情況下寄託給酒精也是可以啦！但是當時完全沒有喝酒的心情就是了……

拜拜完之後又跟菩薩求了一支籤，車禍之後還好好活著，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剛好年關將近，未來一年是否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希望菩薩指點。沒想到抽中上籤，寫的大部分都是好事，對陌生的未來突然又恢復了一點信心。

可是就在大約兩天後，父親傳訊息來說祖母過世了，叫我近期趕快回去一趟。讀完訊息的瞬間突然腦袋一片空白，一週之內親身體會到什麼叫禍不單行。

在那之後大概有兩三天內心呈現「無」的狀態吧！一如往常地去上班，工作還是有好好達成，喪假也順利請好了，但總感覺哪裡怪怪的。隔沒幾天又去了橫濱的媽祖廟，裡面也是供奉了很多尊神明，還有月下老人也在其中，預料之外。

拜完之後又再求了一支籤，把這週的事情又一股腦地重新說一遍，但主要是想問是否要趕快找個人定下來，還是繼續這樣一個人漂泊也沒關係？可能是問得很囉唆又沒重點，擲杯失敗五次以上，人生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廟方人員都來安慰我，慢慢講清楚就好，媽祖不會介意的，最後才總算抽到適合給我建議的那支籤。看完的當下就懂意思了，只是還是有點難過。

接近月底的某日，又跟C一起去了一趟明治神宮，這次提案人也是我，因為有事情想拜託那裡的神明。參拜的時候，報上了車子的名字跟最後停放的地址，一間報廢車處理工廠，畢竟它是北海道出身，只好請日本的神明幫我到另一個世界照顧它了。千里迢迢陪我來關東生活，最後卻在這裡把它給撞壞了，希望神明能引導它安息，當天算是為它祈冥福的意思。畢竟對於我來說它就是有這樣的意義，不這樣做我心不安。尤其是最後一次見到它的那天，重新坐到駕駛座上，看著撞毀的痕跡，還有想到這一年多的種種，眼淚差點掉下來，只能忍痛跟它說再見……

大概從十月中開始，就已經為了更新工作簽證，多次在人資部門還有日本在留管理局兩邊來回奔跑。畢竟身為外國人，想要在其他國家工作，就有許多必須要遵守的規則跟義務。從提交資料到審核完成，全部大概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最後總算是在舊簽證過期之前更新成功。等到新簽證入手，已經是十二月初，當下只希望能跟我的第一台車分享，想說以後可以繼續開著它到處看風景，可惜它那時候已經不在我身邊了……

當月還有一件事讓人煩心，開幕前來支援的經理被告知調回原來的飯店，一開始是因為新開幕的飯店總經理擔心新進員工不熟悉狀況，所以跟附近一間同集團的飯店商量，各部門都派兩三個人過來支援一年的時間，先撐過準備期跟剛開幕的前半年，之後狀況應該就會穩定不少。一種「先借我擋一下！」的概念，只不過單位從一根香菸變一群員工？

(後記：那位前經理調回去沒過多久，意外感染新冠肺炎，休養了一周…而從其他部門調過來支援酒吧的新經理，隔年二月也意外中獎，一樣在家休養一周左右…)

## 久別三年回鄉的冬天

十二月中，因為祖母的喪禮必須得出席，用公司給的兩天喪假，再加上自身的幾天年假，總計回台灣一週左右。闊別三年的家鄉，本來是想開開心心的大吃大喝，還有品嚐回憶中的各種街頭小吃，把三年間流失的營養通通補回來。可惜現實卻是要幫忙喪禮跟處理後事，還有自身拖延許久的一堆問題，比如被戶政除籍之類的。

回台那一週幾乎都在東奔西跑，辦各種手續跟看醫生。不過還是抽空見了幾個想念的朋友，一起去了心心念念的餐廳或是酒吧。三年的時間也不算短，熟悉的地方還是發生了不少變化。不過看到疫情之後朋友們都還好好活著，就覺得很欣慰，從他們身上收穫了不少正能量。

尤其跟T終於又見到面還一起吃了頓飯，一開始還很擔心隔了三年她可能已經忘記我的存在，或是決定封鎖我之類的……只有跟她待在一起那一小段時間，給足了我繼續回去面對現實的能量。一周的假期結束後，飛機起飛準備再次離開台灣的瞬間，心裡默默的希望下次見面時我們所有人都依然安好。

假期第一天早上從成田機場起飛，傍晚之前平安抵達台北。安頓好行李之後，馬上跟父親一起去殯儀館，給祖母上香，並分享彼此的近況，還有討論接下來幾天的後事處理，有什麼能幫上忙的部分。離開殯儀館準備回家的路上，還在路邊等車，父親就突然提到那間房子的事情。

大概是我上的幼稚園那附近，父親跟叔叔一起買給祖父母住的，一間普通的二手老公寓，至今一起生活了28個年頭。從高中搬上去跟祖母一起生活開始，直到在橫濱工作的今天，它一直是我口中的「家」，南北飄浪的日子裡，心裡始終惦記著必須時常回去一趟的地方。

父親開始提到它的屋齡跟狀況，還有剩餘貸款的問題，如果我有意願，他就連貸款一起轉到我名下，「以後就由你跟你太太兩個人繼續繳完就好，如果你們不要後續看是要賣了也可以，大家再商量一下。」

小等一下！不對吧！給我等等！我根本還沒結婚啊！哪裡來的太太！左看右看這裡只有父親跟我兩個人啊？難不成我其實還有其他親兄弟在台灣？從出生到現在只記得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但他幾年前已經過去西台灣工作，並在那邊結婚買房，看來是不會回來了，具體來說他就是一種回歸祖國懷抱的概念。

「等下！老爸！我現在單身根本還沒結婚啊！哪裡來的太太？」經我溫柔提點，父親才又改口說，「唉呀！以後就會有的啦！人生不就是這樣嗎？」然後繼續說明那棟房子的問題，只能在心裡暗笑，父親你對你兒子真是太有信心了，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是否能找到對象。

現實中已經有一半的自我，放棄結婚這件事，因為事前準備工作實在是太困難。另一半的自我還想繼續努力看看，畢竟人生路上會發生什麼事還不確定，就算比其他人晚了幾年，但只要慢慢存錢做好各種準備，將來還是可以結婚的阿！應該啦！可能吧？

或許此生只是想憑藉自己的這雙翅膀，在屬於我的時間結束之前，鼓足勇氣到處飛翔，多看看跟體驗不一樣的風景。不過如果是要找個對象或地方定下來成家立業，我可能還沒有足夠的勇氣承擔這一切。這雙肩膀能承受多少重量只有自己最明白，目前可能只夠支撐自己的夢想跟人生，要大到多照顧一個家可能還沒有辦法…

喪禮當天，照著事前準備的流程，還有禮儀社人員的幫忙，總算是無事結束。見到了許多遠方親戚，在幫忙整理簽名簿的時候，才終於搞清楚彼此之間的聯繫以及稱謂關係，小時候根本無法理解，因為太多名字要記，到

了今天總算是弄明白。

隔天晚上，父親約大家一起吃飯，主要是姑姑跟叔叔的家人，也就是祖母喪禮期間主要一起幫忙的成員，剛好坐滿一桌，這時候才有說有笑地聊著各種事情。比如堂妹在祖母過世的隔幾天，夢到祖母來跟她聊天，並給了她一顆糖果，吃下去的瞬間，祖母就變成一罐開○烏龍茶，然後消失的無影無蹤，夢到這裡也就醒了。簡單好懂又有點意義不明。

假期結束後回來上班，馬上又遇到聖誕節假期，各種忙碌跟加班。緊接著又有跨年倒數派對，因為是第一次舉辦，很多事情大家都還不熟悉，準備工作跟溝通協調就花費了所有人不少心力。到了跨年派對當天本來一切順利，準備看跨年煙火的時候，請所有客人移動到景觀較好的落地窗附近，最後幾秒大家一起倒數，就在跨過去的下一個瞬間，才發現我們飯店所在的位置看不到煙火。明明事前已經確認過，廣告文宣上也用跨年煙火當主打賣點。新年一開始的瞬間才發現尷尬了，所有客人跟我們員工都只能傻笑，煙火結束後的當下跟事後客人的評論果不其然是罵爆了……

## 總結來說

依照現在居住的日本文化來看，時間觀念跟歐美一樣是以西曆為主，舊的一年到這裡就結束了。但仙島台灣出身的我，可能要用華人傳統文化來衡量時間比較保險，意思是過完農曆新年以前都不能大意。

過去一年的生活，抽象一點來說，好像剛學游泳的時候，練習自由式的狀態。在水下只能一直憋住呼吸，雙手雙腳都要拼命擺動，真的忍不住才能抬頭換氣，如果一直換氣速度就會變得更慢，所以不管怎樣都只能忍耐，類似這種感覺。雖然明白自己始終在前進，但卻移動得非常緩慢。

每天起床都覺得，今天要做的事情跟昨天都差不多，好像一直沒有往前邁進的感覺，從各個角度來看都找不到什麼明顯進步的痕跡，可是實際上每天光是忙於工作就累得半死。

只能希望2023年是能吃好睡好的一年，不要再出現那麼多分歧的道路需要選擇，令人始終煩惱每一個決定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在隨波逐流的人生路上，好像始終都在糊里糊塗地追逐著自己理想中的風景。夜深人靜獨自小酌時，想想自己都已經快要32歲了，這個年紀真的還適合繼續做這種事情嗎？這樣前進下去的未來值得期待嗎？真的沒問題嗎？

人生漫漫，道阻且長。終須越阡渡陌，方知生有可戀。人生路上總會有某些值得細細品味的風景，跟需要放在心裡好好珍惜的人。如果不慎錯過，往往只能在夜深人靜時感到無限惋惜，用早已翻閱過無數次、風乾無味的照片跟文字下酒。年輕的時候還會因此難過，但隨著年紀增長，就慢慢學會放下。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段話，很適合應對這種失落的心境跟鼓勵自己。

「反正你見了下一個，就會愛上下一個，不是嗎？」

如你所願，明天起床還是要繼續上班喔！」

2023年春 日本橫濱W飯店



雍和宮的年轻人

Ephan ZHANG

週末出行，天朗氣清，一條條薄霧樣的雲層飄在天上，像雨刷劃過玻璃。這是疫情後第一次去雍和宮，在門口就感受到了人群磅礴的氣勢，進園後發現人群主要聚集在「法物流通處」。想起近期在某個媒體上看到過雍和宮擠滿了年輕人的話題，認為疫情後的年輕人，已經被卷到只能把最後的努力用在「燒高香」上。法物流通處的熱門物品都有「轉運」的名頭，最出名的大概是香灰手串，宮外的文創店也在賣轉運物品，大都是貼紙一類的小物件，據說都在雍和宮開過光，大概是「轉運熱」的蔓延。但是當那麼多人都需要轉運的時候，最不好的大概是時局，時代的厄運變成了個人的水逆，對於個體來說，沒法改變大局時，只能通過轉運在不好的時代中生存。想起在雍和宮求了轉運戒指的朋友，在走廊裡對著電話那頭的母親大聲說道：「現在不是你們那個鐵飯碗時代了，我們找工作哪有這麼容易！沒時間玩！」

順著輦道來到天王殿，殿前院子開闊，白色濃煙從殿前的香鼎翻湧而出，整個院子煙霧繚繞，白霧中人頭攢動，人們在鼎前排著隊等待在黃色蒲團上跪下，虔誠地向佛祖透露心意。大殿屋簷上，脊獸在明亮的光線裡顯得異常精緻，從殿門升起的煙霧飄到它們的腳下，又散落在人群裡。瑞獸都是仰頭的姿態，仿佛是接收到眾意後，代替人繼續與天空之上的世界聯繫。院內瀰漫著香氣，風不強，只是轻柔地拂過臉龐，但強度絕對不小，因為油燈的火苗在風中飄忽不定。有香客用香蘸了油，更好燃香。站在殿前敬香的隊伍裡，除了木質香還能聞到只有百姓家才有的油香味。

穿過天王殿，就進入了雍和宮的院子，院中間有四體文碑亭，周圍圍繞著幾顆柿子樹，剛長出嫩葉。雍和宮裡有很多柿子樹，春夏綠葉成蔭，焦慮的遊客很難看出樹與樹的差別，但一進秋天，滿樹果實就暴露了屬性。上一次來雍和宮是疫情期一個秋冬季節，高高的柿子樹上沒有葉子，枝幹嶙峋，但樹頂的枝頭結滿了圓圓紅柿子，像從地面延伸出去的血泡。雍和宮的殿前也排了長隊，隊伍在窄小的高臺上裡繞了個圈，更顯擁擠。我護著剛點燃的香排進人堆裡，忽而聽到隊伍前方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像是疫情期在雍和宮直播的導遊，一個矮胖的圓腦袋小夥，記得他當時站在結滿果的柿子樹下舉著手機，對螢幕介紹說這是雍和宮裡的百年老樹，然後喊到：「疫情期，只能手機直播了哈，不能添亂！」義正辭嚴的語調在空曠的中庭裡迴響，顯得有些淒涼。現在他似乎接到了客人，夾在人群中對同行者說：「我在北京做導遊幾十年，景點都很熟的。」像在爭取什麼機會，言語不像一般導遊攬客時那麼激情四射，反而帶著誠懇和一些試探。

一個粉色裙子配香風外套的姑娘，磕完頭後，舉著香左顧右盼，好像線香接通了與神明對話的天線，四望都是神明，不知道先和誰問好比較好。她手足無措地對著雍和宮內的佛祖像再拜了一下，又舉著香對著偏殿頷首，才把香投進香爐裡。

終於在香燃完前輪到了我，拜佛，擲香入鼎，就步入雍和宮內。殿內神佛肅穆，但因為人多沒有停留細看，匆匆趕向下一個燃香的地方。主臺上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佛，突然想起最近看《南美洲的惡魔與商品拜物教》裡分析惡魔信仰的觀念基礎用的詞是「圖像學」，聯想到人們進廟宇瞻仰的意義之一，也是形成一種圖像吧。心懷凡俗之惱的人們，很少會細究某個宗教的道義，但神佛構成的世界成爲圖像印在腦子裡，在某個尋找答案的夢境裡，這套圖像會成爲人們尋找自身所在的座標之一。

連續穿過兩個相似的院落後，就來到了雍和宮最後一進大殿——萬福閣前，殿內有巨尺佛像，大佛像後面的牆壁上還供奉著萬尊小佛像，所以叫「萬福（佛）」。大殿側面，一個女孩盤腿坐在大殿高臺的一角，捧著一本棕皮厚書，專注地閱讀。女孩穿著白紗裙，上著中式盤扣T恤，頭髮用單只發簪盤成丸子，雖然不知道她在看什麼書，但風吹過裙擺和髮絲時，確實像個在亂世裡修行的道人。

從雍和宮這一進院開始，院子兩側都有小神殿，供奉天王或者高僧，安置了玻璃窗隔離內外。殿裡不能燃香，僧侶們在神像前點了油燈，北京乾燥的光線，讓火光無比透徹。一個黑胖的小夥，穿著緊身黑T，背著女朋友的單肩包，隔著玻璃窗觀察殿內的情況。人影投在潔淨的玻璃上，和屋外的藍天一起成爲窗上的虛影，只有橘黃的燈火和神像清澈無比，是最真實的存在。

我在不同的殿前默念了三個念想。希望自己靈台清淨，能處理好所有問題。希望世間少些災難，災難之下沒有好運。希望大家都能得償所願，少些怨氣。

2023年4月16日于北京魏公村



光頭西服

梁媛

鎮上一直有傳聞，說傍晚七八點鐘，鎮外繞山的路邊出現逡巡徘徊的神秘男人，據說有人見過還不止一次，我有些好奇，就問黎齊他見過沒有，是不是真的有什麼神秘男人，到底哪裡神秘了，怎麼界定一個人站在那裡他就是神秘的。黎齊翻了我一個白眼，很認真的那種翻動，然後蹲在長滿青苔的馬路邊，從耳朵上扯出一根壓扁了的紅塔山，慢悠悠地點燃，感覺接下來會有一系列長篇大論，他卻摸了摸皮鞋旁邊的泥濘，拍打了兩下土，似是而非地看着面前壓扁的煙說沒看過，聽他攪家說的。

我說，你攪家看到過？

他就笑，她說她之前遇到過啊，嚇人，奇奇怪怪的，那個男人在路邊。

怎麼就奇怪了，是眼神猥褻還是動作出格？黎齊慢悠悠地抽煙，一次吸兩口，然後氤氳地吐出來。沒有那麼誇張，估計是哪兒的老光棍，有些手腳不幹淨罷了，沒必要上綱上線的，哪個地方沒兩個這種人？黎齊說起話來，好像有把空氣中所有不正經的東西祛魅的能力。他說他算八字，早上九點過生的，陽氣重得很，家裡從來都是雞犬不寧，褒義的雞犬不寧，鬼魅魍魎什麼的，根本沒有縫隙趁虛而入。

我說，這個男的倒也不是什麼鬼，我只是好奇怎麼周圍的人都在說，他幹了什麼到底。

黎齊有一排雜亂無章的劉海，七孔八撬地粘貼在腦門上方，有風吹過的時候，這些張揚的劉海會以不同的力互相作用，像一圈雞毛。他用手撫過那圈雞毛，會心一笑，你那麼感興趣，你晚上在那條街上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問來問去也解決不了問題。我很喜歡和黎齊在下午悠長的馬路上散步，他

在鎮頭開了一家煙店，取名老爺煙鋪，一條街上按照現在流行的黃金分割來講，就是正好在三分之一處，生意火爆，開煙店的同時，還順便盤了一個鋪位出去，讓對門子兩口子賣點鹵煮，結果互相成全，黎齊就成了蹺腳小老闆。每天連鋪子都不用守，定時進點貨，讓兩口子幫忙看下即可，後來流行付錢用二維碼，黎齊就打了一張碩大的二維碼圖片貼在煙櫃正中間，每次和他散步都能聽到收錢的聲響，我喜歡站在旁邊一路聽起走，有時候會產生幻覺，感覺錢都到了自己身上。

我問他，爲什麼他們都說那個男的神秘，我看人都不覺得誰神秘，又不是風衣貝雷帽黑墨鏡，哪個現在用什麼神秘來形容，不合時宜。黎齊已經聽得不耐煩了，抓起電話開始和他攪家視頻，然後咬着最後半個煙嘴對着電話那邊的頭像齜牙咧嘴，我今天淨收入有個千左右，你晚上跟你老公說你加班嘛，來我這邊，我接你。

四五點鐘的小鎮，好像被霧氣打上了一層蠟，看什麼都不是很清晰，來往的電瓶車高亢地在街道上肆意鳴笛，像一群徹夜不眠的公雞，彷彿要用音量刺穿黃昏的薄霧。我在馬路旁邊的綠色塑料板凳上打哈欠，有時候空氣中塑料的氣味過於濃郁，熏得人想吐。我和黎齊話別的時候，他站起來在我面前伸了一個懶腰，把手機塞進右邊的牛仔褲後袋，慢條斯理地往鎮中心走去，還不忘回頭再一次會心一笑，意思是今晚上約完了，去老地方等他。

他所謂的老地方就是河邊“有緣相聚”的網吧，以前經常和他在那兒刷夜，現在網吧普遍生意不太好，再晚一點，你能聽到網吧外面河水的聲響，不知名動物的叫囂以及遠處公路呼嘯而過的卡車，在

山間回蕩。聽久了困意就來了，和黎齊在長梭梭，充滿煙鍋巴和泡麵氣味的卡座上沉沉睡去。我喜歡和黎齊廝混在一起，說白了整個鎮上能廝混的人也就不多，必須要有無業游民但不缺錢的資格，才能說到廝混二字。我不缺錢，每個月我老漢兒會給我賬上打幾千他的退休工資，倒也不是他主動打的，當初走的時候直接把這張卡拿走了，當一個分別紀念嘛，我說。

我老漢兒自私，我成長的過程中他就一直做好了一個自私的榜樣，遺傳下來我必須也是這種貨色，不然不算親兒子。這個錢也不夠用，勉強維持到走，一個月三千多，在鎮上還是能生存，反正我也是個暫住，我跟黎齊說。我想起那是我們剛認識不久，我去買煙的時候，我跟他說，這個大前門我買一條，打個九折，我也就是個路過，暫住幾天，當交個朋友，結果一住就是半年，在常年多雨水的南方小鎮，真的是雨水多得跳腳，但我喜歡晚上在網吧聽公路上卡車的聲音，一聽就困意襲來，畢竟好幾年我已經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城裡人說這叫抑鬱症。

黎齊雖然懶散，但是當個朋友是挺不錯，在我沒聽到鄉鎮神秘男人傳說之前，幾乎每天和他的話題都是吃一頓，唱歌，女人，聯機網吧。簡單得像你給他畫個肖像，都只需要用素描不用加色彩。然後在喝完幾瓶五彩涼山之後，他就會掏出幾包好煙，“朋友”，他的團結話很濃，“朋友，抽個好的，做人就是要懂享受，享受生活，享受女人，給你介紹點”。“我給你介紹點少數民族，漂亮”。

我說你“攪家不錯”，他就會齜牙咧嘴，據說他攪家也是買煙的時候認識，買X轎，第一次買一包，第二次買兩包，第三次買一條，後來就不買了，那個X轎，他說，然後嘻嘻哈哈，把杯子里的

酒喝完，幹了，朋友。

那天晚上，也就是黎齊去找他攪家的那個晚上，我決定去那條荒僻的山路偶遇所謂的神秘男人，神秘男人四個字像什麼咒符一樣困擾了我一星期了，問黎齊問了半個月也沒有什麼進展，他讓我自己去偶遇，這種事情能自己偶遇？闖了鬼了，我準備去闖鬼試一試，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小點的時候，在家躺起逛貼吧，最喜歡的網文就是某神秘男子，某神秘男人，神秘的，神秘的男人是神秘樣子，這幾個字似乎比周圍所有東西更能讓我精神煥發。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我成長的環境中，就沒有神秘的東西，它們都像死氣沉沉的擺設，擺設樣的物品，擺設的感情，擺設的空氣，沒有任何意思，小說中的神秘，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只曉得人生在目前看來，毫無神秘可言，赤裸得像水泥地。

黎齊給我發微信，說今天攪家帶了個朋友一起，喊我過去赴約，可以來個四人約會，完了還可以去唱歌，鎮上的KTV和城市頭還不一樣，在街邊，鑲着金色的字：花樣年華，夢婷，寶麗來，金粉世家，一家挨着一家，泛金光，閃爍著兒女私情，但又過於赤裸，彷彿人生很多機緣也就不過如此，赤裸起來也沒有了意思。

「朋友，你給不給面子，來不來。」

一般情況下，黎齊發這種回復，就是必須去，不然香煙都不得打折了。

進火鍋店的時候，黎齊的攪家是已經明目張胆依偎在他臂膀上，像個懸掛的猴子，我還好，我對面的女人很矜持，帶了兩幅銅耳環，畫了濃妝但沒有艷抹，眉毛是明顯修過，還能看到修剪的痕迹，

她自我介紹說，我叫小青。一晚上我只負責和小青說話，活躍氣氛即可，她穿了一件咖啡色大衣，一邊掃我兩眼，一邊飛快地在手機上打字，行雲流水的節奏。喝完兩瓶之後，小青趁對方不注意，說，我聽說你對他們說的那個男的有興趣，我們一起去看下？

那麼晚，能遇到？

去看看不就曉得了，反正他們等下要去開房。

黎齊笑嘻嘻的從鍋對面，投來意味深長的眼神，他已經上臉，從包包裡頭摸出四根中華，一人一支，開始燙新一輪的毛肚。

鎮上有神秘男人這件事像個長了腿的傳言，人人都曉得，火鍋店老闆都聽過，一邊擺一邊遞煙過來。黎齊擺手，嚷嚷到要去金粉世家唱一首鴛鴦蝴蝶夢。十點來鐘，從很遠的地方又傳來卡車開過的聲響，這一次一連五六輛，聲音不絕於耳，小青突然湊過來說，那個過卡車的橋洞旁邊，就是神秘男人出沒的路。

走嘛。我說，一起過去，人多也不虛什麼鬼神，當飯後消食。

黎齊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已經和他的攬家消失在路中央，小青示意讓我不管他們，「往前走就是了，我都不怕你虛什麼。」

我倒不是虛，這麼晚能碰到個鏟鏟。

「這個傳說怎麼興起的到底？」

小青把頭髮的發卡取下來，順勢紮起一個馬尾，說，其實，我遇到過一次。

好久的事？

去年了，我就是從那條路回去，當時是一個人，也是要將近晚上的時候，你看這條路就曉得，本來人少，也不通車，河邊都是些泥濘的垃圾袋，我是跟我男朋友吵架，氣到了，無意中走的這邊，一般是不可能走的。結果。

結果？

結果就遇到了啊。

你怎麼肯定對方就是什麼神秘男人。

一條路中間，一個男人站在那兒，光着頭，穿着大碼的西服，左右蹣跚，能不是嗎？女人第六感很準的。

他對你做什麼了？

倒也沒有，但是他會慢慢逆光向你走過來，一步一步的，走路姿勢很奇怪，像骨折了。一搖一擺的，西裝是長排扣，但是很大，感覺這個男的身型很細長，是光頭，我記得很清楚是光頭，那天太陽照射過來，打得人發昏，他就朝我這個方向走，我往哪邊他就往哪邊，你說是不是怪嘛。

你跑了嗎？

當然跑了啊，和我當時男朋友吵架的怒氣蕩然無存，原路風馳電掣那種，跑回來，我怕遇到瘋子。

爲什麼鎮上都在說他，他到底做了什麼？

這個就不清楚了，但是青天白日，你遇到這麼個人已經就覺得日怪了，還需要更多的動作嗎？

所以這個傳聞也只是大家覺得他奇怪，覺得他晦氣。

不曉得，你等會兒遇到了，拿手機拍一下，就看得更清楚了，反正也沒事做。

我回過頭，想去搜索黎齊的身影。深秋季節了，河岸的野草在霧氣的縈繞下時地擺動，發出蕭瑟的氣味，和這個破敗的小鎮相得益彰。我有時候覺得它就像無數個你想象中的城鎮，在或者想象或者臆想的當下，散發出蕭條的氣味，小青說這裡不僅蕭條，還殘酷，有種故事不就叫鄉村殘酷物語。

我倒是沒覺得殘酷，這裡的年輕人包括我自己，已經倦怠如稀泥，想殘酷都少了幾分凜冽。我猜想黎齊現在是野合萬事興，根本無暇顧及我們說好的計劃，要去遇見什麼都市傳說的神秘男子。小青實際上也只是興血來潮提了一句，事實上當晚除了一輪看不透的毛月亮，整個河堤旁邊的繞城路上空無一物，把人的影子照射得模模糊糊、時有時無，遠處不變的還是卡車風馳電掣又斷斷續續的聲響，鳴笛穿透山谷，在寂靜的月亮下面，異常刺耳。

我曉得黎齊的意思，暗示我可以和小青耍一場朋友，這種暗示在隨後的幾次約會中愈發明顯，四個人，兩兩對面，像某種配對的機器。只是小青看我懶心無常，也沒有垮臉，只是見過幾次之後就再也沒有和X轎一起出現。

那段時間我經常夢到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在空曠的馬路上徘徊，和小青描述得一模一樣，只是頭部有些出入，夢裡面這個男人穿着灰色的西服，但整個頭部都是血腥色，血腥色的光頭在月光的照射下，發出朱紅的光暈，一步一步朝我挪動過來，不

停擺着頭，我嘗試着在夢裡面看他的眼睛，但是他頭上的月光過於刺眼，總是看不清楚他看過來的方向和眼神，恍惚中覺得這個人的眼睛很小，彷彿沒有眼白。

一天中午，黎齊來網吧找我，把我喊到旁邊的砂鍋魚點了一份看起來相對豐富的三菜一湯，我認識黎齊，這是頭一次，他用手不停的摸額頭前方的劉海，抓了兩下，說要跟我告別：

兄弟，我準備走。和X轎一起，她老公發現了，打了她一頓，在她洗澡的時候扯起頭髮把她從浴室拖出來，狗雜種，把她臉打腫了，手上全是血。

咋個曉得了？

這種事情，曉得早晚，鎮子就那麼大，熟人熟的嘛，我做好準備了的，既然這樣就和她一起走了。

她在哪兒？

酒店頭嘛，休息到的，我就是來跟你告個別。

往哪兒走？

再往南。

你煙店咋整。

盤給那兩口子，我收租金，說好了。你自己好生過，有時間可以找小青，我覺得你這個人有點日怪性格，給你介紹你也不要，獨來獨往的，不曉得撒子毛病。

不合適。

不管嘛，反正等段時間我回來再找你，最多幾個月。現在出去回來都方便。

恩。

黎齊幹了兩瓶五彩涼山，從塑料板凳上站起來，風塵撲爬地走了。

不曉得爲什麼，好像是一種突發奇想，在黎齊離開的那天下午，我突然想起久違的老漢兒，不曉得他在哪兒，過得咋樣，是不是又在哪個麻將館頭邀三約四地喝酒，記憶裡面他一般是喜歡喝白的，二兩，半斤。想起給我老漢兒發信息，是在半個月之後，因爲我發覺我的銀行卡取不到他的退休工資了，好像突然被凍結。那天下午，我正悠閑的在鎮旁邊的理髮店剪頭髮，付賬的時候，店員小平頭跟我說，刷不起卡了。氣急敗壞的才決定還是給家頭打個電話，不然他兒子要餓死。

門口有兩個曬太陽的大媽，一邊曬太陽，一邊擺些懸龍門陣，難得深秋時分有這種大太陽，我手機里可以聯繫的人不多，但不曉得爲什麼那天我心情莫名其妙很悠揚，覺得好像以前所有堵塞的，不可原諒的事情都在那個太陽的照射下稀釋，也有一種可能是那天正好聞到了小平頭給我用的高檔洗髮水，味道讓我想起小時候打乒乓球穿的淡藍色短褲的氣味，我笑起給小平頭遞了煙，喊他等我一下，等我打個電話再付賬。

我在馬路邊沿，開始想一個問題，是發短信還是打電話，我的手機平時的聯絡人很少，二三十個人裡面有一半都是可有可無的符號，好像他們存在在那裡只是爲了給通訊錄一個面子。另外幾個，一個是黎齊，我若無其事地按了撥打，對方不在服務區。還有一個是小青，一個不太熟悉的女人，好像

那種在馬路對面看着你，你走過去她就靠近，你不走過去她就是路人的那麼一種距離。但我記得當時我選擇的不僅是不走過去，更像是把中間的路炸斷，我很喜歡我在心情愉悅的時候腦海中的想象，人一輩子能有幾次，那麼純粹的感受到這種愉悅感，在一個無所事事又似乎充盈無比的下午。

藍得很透的天上幾乎看不到什麼雲，我從耳朵後面拔了一根紅塔山，學着黎齊那樣，把它先壓扁再點火，悠然自得的聽着兩個大媽擺龍門陣；也不可能打給小青，在這個下午，可以約個飯但是我已經沒多少錢了，吃一頓估計會破產，而且我也不想睡她，畢竟還要開房，還要花很多精力，這麼想來不如網吧刷夜。估計是下午溫和的太陽讓人產幻，那一剎那好像很需要一個實在的人能夠站在我面前，和我說兩句話，和我說些過往和回憶，實在不濟，哪怕是罵架也好。

我給老漢兒發了一條短信，卡里沒錢，咋回事？

二十分鐘左右，我感覺我等了很久，小平頭在我旁邊也把手機拿出來，刷着短視頻，聲音刺耳，什麼樓市垮價，女人跳舞，大媽扯皮，娃兒是天才，這些視頻聲音絡繹不絕在我耳邊發酵，像個垃圾堆。我說，oo

小平頭還在我旁邊嘻嘻哈哈地對着手機瓜笑，一邊扯他的皮帶，一邊用大拇指飛快的刷屏，兩隻腳翹在門口的電瓶車上，像個大爺。我說，錢我明天來給，先佯到。說完，也不等那個瓜批回應，就往右邊馬路走去，迎着灰塵僕僕的卡車，和逐漸變暗的天色。有一瞬間我甚至都在想小平頭過來拉我扯皮，說我剪頭髮沒給錢，或者是對門子馬路上無數個小青路過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臉，落魄的、日怪

的、像爛泥一樣提不起來的一張臉，好歹過來拉一拉。

遺憾的是沒有人在這個剎那領悟得到我的意思，誰會領悟我自己的意思，不會有人。我邁着腿漫無目的的在鎮上轉悠，順道把皮包頭唯一的一張銀行卡丟進了垃圾箱，綠色的垃圾箱，扔在一堆橘子皮和煙鍋巴的垃圾之間。卡片輕飄飄地掉落，銀行卡，我的伙食錢。 短信裡面還是那四個字：你爸死了。我刪掉短信，慢悠悠地看着周邊，我想找個人，黎齊如果在也是好的，他基本上會說，兄弟，沒事，餓不死人，都會過去。

我喜歡他的性格，讓我可以暫時脫離某些病症。

好了，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我沒有那麼痛苦，我只是還欠着小平頭的錢，只是鎮子上也沒有個喝酒的朋友，只是不想見一個個的女人，她們窩藏在大街小巷，等我去開發。只是覺得很累，很疲憊，甚至想到打電話過去，我媽會歇斯底里的數落，告訴我老頭子死了，她一個人咋個辦，斥責我這些年的缺席，然後邊哭邊喊我回家。

我有點煩這些我能預料的事，紅塔山的味道很

地道，自打我開始抽煙，我就非常喜歡這個牌子的煙味，比什麼中華好抽，每一次點燃都像是燃起一種無奈，把所有無奈無力的情緒焚燒出來的氣味。血色黃昏？那天的天色自然是血色的，從透得發紫的藍變成金邊的昏黃，我想起是時候往那條路上去，說不定今天可以摸個頭彩。金黃色的太陽從山那頭照射過來，不刺眼但是乾燥。光頭西裝果不其然在那條路中間，像個久違的朋友，逆光站在那裡，一癱一拐，西裝大刺刺的撐到了膝蓋，兩隻小腿細得在光影下像螳螂，他往我這個方向走來，只是比我想象中更慢，像是拖着整個沉重的黃昏，甚至多少有些神諭的感覺。我笑嘻嘻地迎向他，就像迎向一種夢境中的希望，甚至期待一個擁抱，一個紮實，難兄難弟的擁抱，我跑跳起來，幾個健步，洗髮水的氣味在跑跳中愈發的明晰，我甚至開始衝刺，沖向光頭西裝，沖向神秘，擁抱他，抱他，讓他扼死在我的激情懷抱中，像找到一個久違的寶貝。還剩一兩步的時候，西裝男從背後拉出一個編織袋，用小眼睛勾着頭望向我，像看一個怪物，左手拿起一把撿垃圾的鉗子，嘟囔了兩句：

操，神經，差點撞到我了！看路！



看海

鄭里

後來，以杭就只是一直凝望著窗外。

有的時候，他會忍不住（簡直可說是一種同情？）問以杭：「在看些什麼呢？」

以杭從來只會回答：「看海。」

他總為這個答案感到悲傷，但悲哀之餘，又不由得想看見以杭所見的景色。

畢竟他們所住的房間，從來是看不見海的。

天氣好的時候，也許因為窗景過於刺眼，以杭有時會停止觀看窗外，轉而在房間內行走。對現在的以杭而言，房間儼然是森林、是海岸、是沙漠或天空。他看過以杭悄聲跟假盆栽低語，見過以杭擁抱斑駁的牆，甚至見過以杭踮著腳，把頭塞進書櫃中，不可思議地睡著。他好久沒有見到睡著的以杭了，那樣的睡姿宛如天使。不是張揚著美與善，潔白明亮的人造天使，而更接近於天使的本義，充滿難解的疏離。

像是一種愚蠢而無望的愛，他總是枉然地嘗試著，所有以杭做過的事情，也許這樣一來，他也能夠感受到，以杭所感受到的什麼。但他毫無感覺。以杭像是存在于另一個無法觸碰的世界，只有肉身示現在他的面前。在以杭的那個世界，微物有神，萬物皆靈，而他所在的此處，一切都只有無機的殼，就連他自己，也好像是空蕩不已的。

唯一一次，以杭認出他來，是他結束荒漫的工作，深夜才終於返家的時刻。當他回到房間，發現並沒有開燈。他開了燈，就看見以杭全身赤裸地，像要掐死一個人那樣抱著一顆枕頭。

「以杭。」

他喚道，以杭轉過頭來。那雙眼睛前所未有的清澈。

遠遠地，他聽見以杭喊了自己的名字：「悟誠？」

以杭的聲音，聽起來彷彿一個五歲的孩子。當下的他忘卻所有疲憊，上前擁住了以杭，然而以杭緊緊扯住了他，像是恐懼著什麼。

「悟誠，」以杭說，聲音顫抖：「回家。」

「我們在家裡啊，這裡是家裡喔，以杭。」

他試著安撫（連聲音都變得柔軟起來），然而以杭只是繼續顫抖著，到最後，彷彿要將自己搖碎地哭泣。以杭漸漸不說他的名字，而只是不斷地說著回家、回家。

這裡就是我們的家啊，這裡就是家裡了，不用回家了。他好想如此說服以杭，但他其實也清楚，以杭所說的「家」究竟是哪裡。但他也不得不為這個念頭感到刺痛：要是當初他沒有帶以杭回家，是不是就不會變成這樣了呢？

他聽見以杭孩童一般哭喊起來。不要怕喔，沒事、沒事以杭，我在。他感覺自己溫柔地說著這些，直到後來，他才發現那是他自己的哭喊。而以杭在他懷裡靜止著，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

他哭累了，就這樣抱著以杭睡著。甚至一直都不知道，以杭在那個瞬間，是否真的認出了他。

在以杭「壞掉」之前，他是真的曾經，帶著以杭回家一次。

他記得自己開著車，漫長的高速公路，幾乎沒有動靜的前進。整趟車程令人感到乾癟。似乎是爲了化解那樣的氛圍，以杭一直說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他假裝應聲，但他所聽見的，卻全都是以杭曾經對他說過，關於自己以前在家裡的故事。

以杭說過，他們家住在一間靠海的房子，每一個房間，都有一面看得見海的窗。即使作爲么子的以杭，只能看見一小截的海。每當感到悲傷（對當年還小的以杭而言，並不存在「憂鬱」這個艱澀的詞彙），以杭就會看著窗外一點點的海，想像更大的風景存在。小時候的以杭，似乎是個時常悲傷的孩子，因此幻想過許許多多的海、許許多多關於海的故事。

以杭說過，他對「家」這個字眼最早的理解，就是他們所住的，那間靠海的房子。而他是家中許多子女中，最爲戀家的一個。每次全家出門去玩，最後總是他哭鬧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知道哭了會被家人討厭的，於是不得不哭得更兇了。

以杭說過，他有時候看著家人們，總感覺自己是多出來的。

以杭說過，他們趕走自己時，像是什麼也不記得。

車子緩慢行進著。他緊緊握住以杭的手，以杭笑著說：「沒事啦，都以前的事情了，我早就不介意了。」但他依然沒有放開以杭。他不確定在靈魂深處，感受到的是以杭的，還是他自己的顫抖。

終於抵達那間靠海的房子時，已經行將入夜，一切事物被黃昏燒得剩下焦黑的影子。他和以杭下了車，就算站到了門前，仍不確定該用怎樣的表情敲門、怎樣的聲音開口。

在以杭躊躇著，準備按下門鈴時，屋內傳出銳利、爆烈，彷彿電鋸割開空氣的怒罵聲。

他們同時嚇到了，接著從屋內的另個角落，傳出低沉卻兇猛的詛咒，像是一種呼應。房子裡的聲音越來越多了，所有聲音交疊在一起，像是煎熬著彼此，成爲一鍋再也無法看出原貌卻充滿惡意的湯。那些是以杭的家人嗎？他看著以杭，然而以杭的神色也佈滿了陌生的恐懼。即使隔著門扉與牆面，房內的一切仍戕害著他們的五感。話語銳利、空氣惡毒。這就是以杭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嗎？他看著以杭的臉目，已經被那所有一切所割裂，從中流出紛亂的淚水。以杭呼吸紊亂的張口，似乎想朝裡頭說些什麼——

在所有的聲音幾乎要互相粉碎的時候，有個尖而拔高的聲音猛地竄出。他唯一聽見清楚的字是：「火。」

然後就像一道咒語那樣，整棟房子在他們面前發出末日般的巨響，燃燒起來。

他慌忙地將以杭帶回車上。正想逃離，就聽見以杭的哀號。剛才爆炸的時候，一枚碎片刺進了以杭的左眼。細細的血沿著臉頰與手流下，像是一種更深邃、沉重的哭泣。

那個時候，他顧不得一切，只想著拚命地把以杭送到最近的醫院。他隱約記得，在他近乎自殺的駕駛時，以杭不斷哭喊著什麼，而他則不斷說著話。但他幾乎什麼也不記得了。以杭是不是一如既往喊著要回家呢？又或者

那其實是他自己的聲音。

回家、回家。回家了。

回家了，以杭，我們回家了。

後來，以杭的視力恢復了，但左眼上方仍長久地殘留著疤痕。也或許從來沒有恢復，因為以杭就只是一直用那曾經受傷的眼睛，凝望著窗外，並不存在的海。

「在看什麼呢？」

「看海。」

「我可以一起看嗎？」

「可是我的海，只有一點點，你也要搶喔……」以杭用幾不可聞的音量囁嚅著，像小孩子委屈時的黏軟聲音。

「拜託啦。」他說：「我不會搶你的，只是一起看而已。」

「喔……」以杭說：「那好吧，可以。」

「謝謝。」

某個不知名的黃昏，他們就這樣，一起坐在窗邊，看著並不存在的海。他依然無法從晦暗的城市街景中，看見任何一點海的形狀。於是他總一不小心，就變成看著身旁的以杭。

以杭的神情如此專注，只有在那樣的神情中，他才隱約感覺到一點點的海，彷彿就在窗外，遙遙遞送著潮聲。好像再過不久，就要淹進房間來一樣。

就算海水真的要淹沒整個房間，也無所謂，他會帶著以杭離開，不論多遠。

以杭，回家。

我們回家。



當重力不再往下

羽一

當卡其色大地握住你的腳  
慘綠草地被摳苗  
烏龜開始被要求爬樹  
大家都多了很多斜線條  
學生／音樂家／作家／演員  
真正的你從名單中被剔除  
否則會淹死在世界的唾棄裡

追逐 追逐 追 逐 追 逐  
烏龜跑不過兔子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於是蒼穹臉色大變  
怒氣閃爍著閃電雷火 劈碎溫暖的殼  
震裂你攀爬的木 重力重重拽著  
你 又回到了這裡

你明白  
不是天空的錯  
錯的是大地 更深處的  
重力  
所以你舔拭碎裂的殼  
抹去鮮紅的血淚  
抬頭祈禱

當重力不再往下  
垂吊在腦海的自信會不會擱淺  
被白浪花捧在手心 晾乾  
嘲弄的瞳孔 腐敗的酸牛奶  
都不會如甘霖般降落在你身上  
美工刀 顫抖的手 長長的衣袖  
便無需再用微笑遮掩  
通通都會飛走吧

當重力不再往下  
高樓上的鐵欄杆旁都站滿了人  
他們雙眼彷彿能看透古今  
對著每個正在舔舐傷疤的孤魂  
每個從都市叢林墜落的靈魂  
獻上深深的歉意  
告訴它們 擺脫廣袤的大地吧  
你們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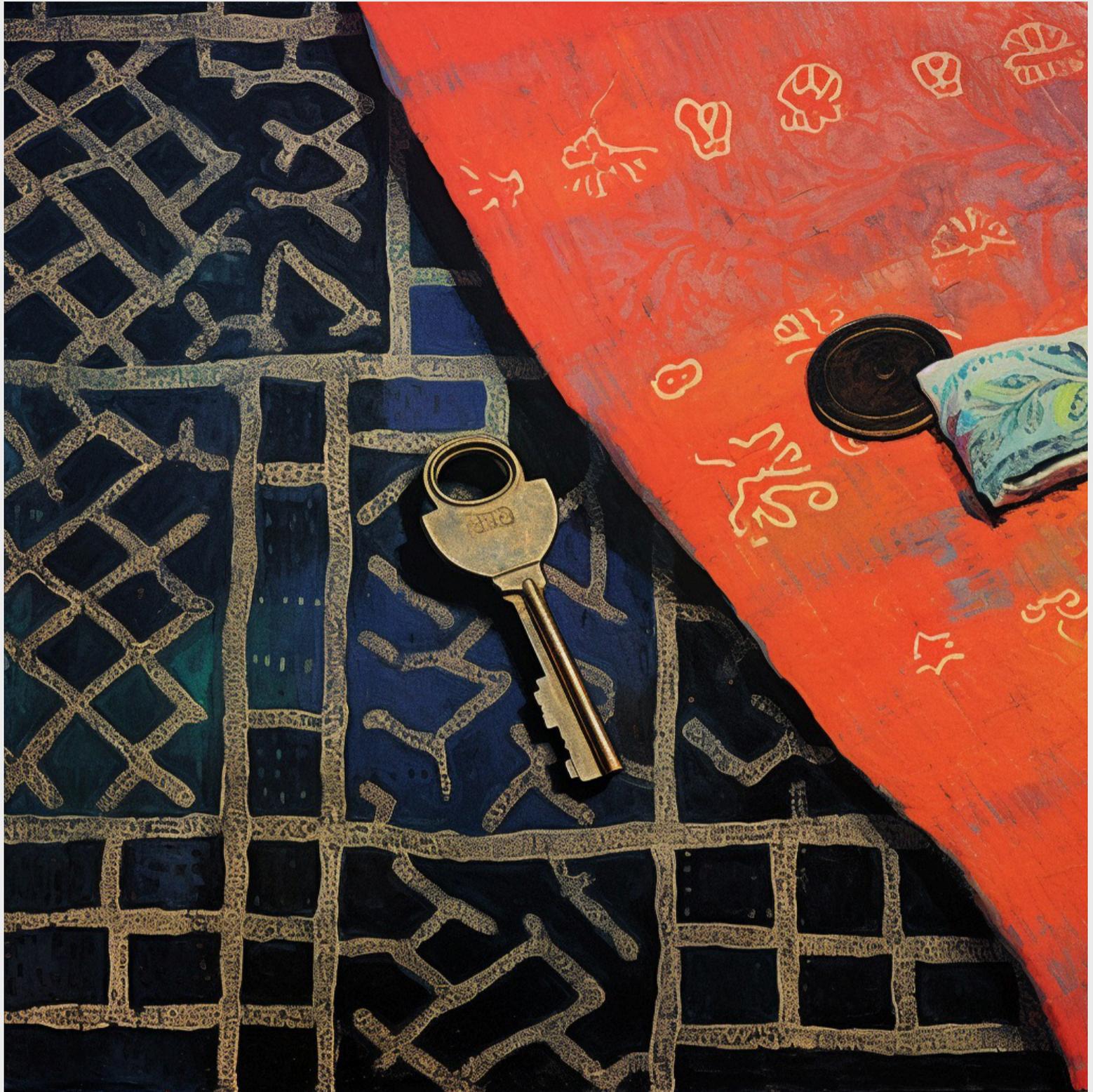
人設

孤朝

陰濕的空氣 散開  
花裡胡哨的  
包裹著厚重的身軀  
再 迷茫的掩住口鼻  
只露出一雙混濁的眼睛

你張開雙臂前行  
穿的實在是太多了  
你還要把墨磨得很濃  
寫了一個誰也不認識的樣子

拒絕編寫一個好惡  
那像是百貨公司供人展示的假人  
冬天限擺那種  
或許有一天  
在陽光燦爛時  
仍舊裹起羽絨服  
在漆黑一片的倉庫之中  
連冰霜色的內心都瞧不見



出逃

睁眼

「總之你是一把鑰匙，生來就要去開鎖的，別想那麼多了。」

A說完了句話以後，就不容置疑地站起身來，朝門口走去了，好像要我跟著他似的。

我也確實要跟著他，因為我也要出去，而這房間只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出口。在他起身之後，我又在那張淺綠色的沙發上坐了兩三秒鐘，在那兩三秒鐘之內，我感到時間之蟲在我身上足足爬了一分鐘左右——等我也站起身來後，那蟲子就立馬掉落在了地上，徹底地僵死了。我前進，被塗成鵝黃色的牆皮從我的臉頰邊慢慢滑過，然後凝聚在我後腦勺的後半米處，成爲了一個實點，一盞燈，照著我。

從今年的六月起，每個月的二十五號的下午六點過一刻，當我走出鑰匙心室的時候，我都要體會一次這樣的感受。這是一種慣例，和進入那間粘稠的屋子一樣。顯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對這種事情開心得起來，我也一樣。我想吐，又吐不出來，只能邁著虛浮的腳步走在大街上，我要去找我的女友C——這是我給我自己定的一條新慣例。

「我好想吐。」

一見到她那張臉，我就條件反射地說出了這句話。從我和她初次見面那天起，我幾乎每次見到她就要說這句話。

「我真的想吐。」我知道我的臉色一定非常地蒼白，我一向不會說謊。

「我知道。」

我們一起坐在木地板上，背後靠著一張很小的藍色沙發（我再也不想坐在沙發上了），她緊緊地環抱住我，把下巴擱在我的頸窩處。我感覺到她的聲音在摸我的耳朵，這本該讓我感到舒服一些，可偏偏那聲音是從我的後方傳來的，而那盞燈也在同一個地方張牙舞爪地閃耀著，偶爾佯裝成要被吹滅的樣子，讓我很惱火。我只能很虛弱地朝C發脾氣，讓她再離我近一些，更近一些。

「你又去理髮了。」「嗯。」我還什麼話都沒說，C就開始輕輕地蹭我的後頸，蹭我那被剃得很短的發尾，她總是這麼聰明，我就喜歡她這樣的聰明。因為我比她高，所以她的一切動作都只能笨拙地進行著，她不能不抱著我。就在她這麼蹭著我的時候，我望著木地板上的我們兩個人的影子，開始靜靜地和她訴說，我有多麼地喜歡理髮。「你知道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理髮。我每次都忍著把頭髮留長，這樣就可以在下次理髮的時候更爽一點，但是……但是我老是忍不住，留了沒多久就還想再去爽一次。真的，真的，我好喜歡理髮……」「是呀，

我也非常，非常喜歡理髮……當然，我也非常喜歡你理髮的樣子……」她的聲音從後方傳來，順著我的耳道，直達我左前方的腦際。她的聲音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如果這時候有人看到她

是怎麼對我說話的，絕對會認為她只是把我當成了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然而我太累了，我什麼都不能去想，只能專注地聽著她將要說出來的每個字，把那當做是一種神諭。「總之你是一把鑰匙，生來就要去開鎖的，別想那麼多了。」A的這句話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溫度、，音色，只是作為文字在我腦海中揮之不散，而它那狡猾的蝸居之處，正是C的聲音所要去到的地方。

我忘了我是什麼時候閉上眼睛的，也許是進入這溫暖的白色小屋的瞬間，也許是坐在木地板上的兩三秒鐘後，也許是C抱住我的時候，總之，我現在閉著眼睛呢，已經閉著眼睛很久，很久了。我只能聽見C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撫摸著我，不知到了哪個節點——C的聲音清清楚楚地被我鍛造出來了，就像一把小小的短劍，刺破了夜色。我就此失去了意識，那燈也終於熄滅了。

一陣涼爽的秋風叫醒了我——每當被這種深秋時節的風輕輕拂過臉頰的時候，我總以為自己是一張白色的床單。但我畢竟還是一個人類，我醒了過來，開始不自覺地數起了天花板上細小的裂紋。我做這件事的時候總是悄悄地，不讓自己發出任何微小的聲音。我讓自己像陽光照進一間屋子那樣，溫柔而堅決地去做這件事情，儘管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可能是怕把那些裂紋嚇跑了吧。在這樣做了大概三分鐘以後，我確定天花板上有二十一處細小的裂紋，同時，我也確定C就在我身邊靜靜地睡著，沒有離開，也沒有死去，因為我聽見了她的呼吸聲。只要我想，我可以翻一個身，緊緊地抱著她，和她昨晚對我做的一樣。可我動彈不得，我一想到她躺在我身旁，我就動彈不得，要克服這種感覺需要巨大的決心。我只能閉上眼睛，試探性地動了動我的一根手指。「居然能動！」這個發現讓我陷入了一陣短暫的狂喜之中。先是一根手指，緊接著的是我的手臂，繼而是膝蓋，我的後背……我跪坐在了床上，我終於醒來了。

我假裝C不存在，而我自己是這間房子唯一的主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赤著腳在房間裡頭走來走去。走到廚房旁邊的時候，我打開了冰箱，查看了一下裡面的東西，發現了幾瓶調味料，一把麵條，兩個番茄，一瓶可樂。我猶豫了一會兒，沒有開火，只是扶著灶台站著，感受著冰涼的瓷磚，溫熱的木地板，我的雙手，我的雙腳。我沒有行動，行動沒有我，我站在一片空白之中，只有我能讓周圍染上顏色，只要，我行動！慢慢地，我感到我的身體熱了起來——我蹲了下來，打開了灶台下的一個櫃子，翻出了幾片麵包，那是我上個禮拜留在這兒的。我盡可能地用那點材料做了份早餐，裝到盤子裡，擺在了餐桌上。做完這一切以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賊，這房間裡真正的主人正在熟睡。但做了就是做了，我只能羞愧地，躡手躡腳地走回臥室裡，我很害怕看到C醒來，但我又隱隱有些期待，想到這裡，我的手心已經微微出汗了。

我還是看到了她的臉，那張臉和我做早飯前所見到的那張沒什麼兩樣。和我一樣，C的頭髮理得很短，這把她那張臉襯得更加地小巧。她那雙明亮的眼睛還沒有睜開，我只能在心裡描摹著她挺翹的鼻子和好像隨時要笑起來的嘴角。不知不覺間，C的五官已經化作細線存儲到了我的腦海之中，我可以用世界上任何一團毛線勾勒出她的樣子，但我不一定能在千百張照片中認出她來，這倒是非常地奇怪。凝視著她的臉，我慢慢

地發現了一個令我驚異的事實，那就是：在一覺醒來之後，她在我眼中依舊美麗非常。想到這兒，我幾乎要落淚了。我穿上鞋子，走出了那間白色的小屋，沿著街道直走到了公車站。一路上，秋風捋過我的頭髮，一遍又一遍，我終於意識到我的心情很好。

今天是周日，當然，我的假日早在我走進那間心室以後就已經結束了。但我又不用上班，我能做些什麼呢，我不知道。我只能無所事事地坐在公車站那兒，看著人群來來往往。在等待的時間裡，我產生了一種高傲感，沒有來由，但很快，我什麼也沒有想了，只剩下感受——風輕柔地拂過我的耳際，毛茸茸的發尾。我的思想被吹散了，它們先是變成蒲公英的樣子，倏而又變成了一條條長而潔白的絲帶，把我的頭蒙住了，層層纏繞。在這個過程中，我不自覺地伸長了脖子，挺直了身子。我這麼坐著，不知道過了多久，確切地說，我只知道我最終抵達了哪個時刻，因為公車來了，350號在今天依舊準時，但它不像前天八點鐘的自己那麼受歡迎了。

我上了車，找了個位置坐著。這個路段並不擁擠，我的思路也隨著這輛車疾馳起來，層層白布解開，我在腦海中看到了自己的臉，我面無表情。每次被這樣爽利的風吹拂著的時候，我都感到一陣哀傷，並且非常地想寫日記，雖然我至今沒有沒寫過哪怕一行，因為我總認為自己的生活十分無聊。其實遇到C的那天，我本來想寫的，但在提起筆的一瞬間，我意識到自己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也就放棄了。想到這裡，我又忍不住開始回味那一天：「九百士多店」，「三千五金行」，「一億酒吧」，我看著窗外那一棟棟房子，在心裡念著這些數，突然又忘了自己上一個念頭。「數，數，數，全是數，就連字也在表示數……」這些數在我的腦海中糾纏在了一起，頓時成了一鍋混亂噁心的粥，我很想找些真正的字來看看，不然我感覺自己又要吐了。正巧在這個時候，售票員朝我走過來，站在了我面前。事實上，他幾乎是直直地朝我走來的，因為車上一共就四個人。在他低下頭來收錢的一瞬間，我看到他上衣的口袋裡放著一本綠色封皮的小書，我顧不得禮節，開口詢問他能否把那本書借我。出乎意料的是，他沒有一點猶豫，直接把書遞了過來，然後轉身就走。在經手的那一剎那，我隱約意識到這本書不太對勁，但是為時已晚。

這本綠皮小書的大小和劣質的油墨表明了它是無數自印小書中的一本，內頁目錄上的「X」已經將它的內容訴說殆盡：X的故事早已人盡皆知。這位先生（也有人說是女士）天生反骨，因為不滿自己作為一把鑰匙的命運，用一種狡猾的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形狀。和很多人一樣，我也聽說過這個故事，並且認真地思考過其中的可行性，

但最後還是把這當成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不管怎樣，既然這本小書出現在了我的面前，我還是看吧。和我所想的也確實一樣，小書列舉了種種X可能的逃脫方法（假設ta真的出逃成功），按照呼聲大小由高到低排列，最前一種最複雜，至少人們這麼以為，越往後則越離譜。令我感到害怕的並不是正文內容，而是這本書的磨損程度及其批註，我認得上面的字跡，因為那正是出於我自己的手中，但我對此毫無記憶——一個大膽的，驚世駭俗的想法在我心中騰空而起。我悄悄吞下這本書中所夾的那枚藥片（從我拿到這本書的那刻起我就感覺到了它的存在），由此獲得了一段新的回憶。原來我是被自己引誘而來，而我必須忘

記這一切，因為對心室誠實的秘訣就是連自己都騙。我再次看向那個售票員，不知什麼時候起，他又站到了我的身邊，這次他給我帶來了一把小尖刀。很快，我的尖刀刺入了這輛公交上的另一位乘客的身體之中，A的身上和我的手上全都是血。在刺入的那一瞬間，我沒有看他的臉，只感覺自己的思緒順著刀子也捅了進去，就像一片羽毛從一輛火車跳到另一輛火車上那麼輕盈。整個過程中，我一點也不害怕，因為燈已經熄滅了。

沒有人會阻攔我，攻擊我，逮捕我，這裡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我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打算在下一站下車，然後步行回去，看看C醒來了沒有。我想起幾天前她問我要不要給自己改個名字，「現在很多人都不願意和別人一樣，叫什麼ABC之類的」，那時候我告訴她，我對自己的名字很滿意，現在我猶豫了起來。凝視著窗外那在陽光下漂浮的粒粒灰塵，我感覺自己也在高高地的飛揚，我想儘快地回到她身邊去。



一邊月光

羽一

佇立於紅綠燈下，夜晚的閃光總會亮瞎我的雙眼。不習慣對向亮晃晃的車燈毫無顧忌的刺入眼瞳，等紅燈的時間我總是眨眨眼睛，讓肌肉放鬆一會兒。

今夜的月光似乎特別昏黃，由高架橋穿過行道樹之罅隙，準確地映照在我油黃的臉上。我抬頭張望，不禁被強力發光的月亮震懾，它正賣力地散發光芒照耀大地，驅除覆蓋大地的黑，為高架道路的駕駛照亮前方的路。月亮就這樣低低掛在高架道路上，彷彿我爬上高處便能伸手攬月那般親近。

原來是路燈。我定睛一看，忍住雙眼被光源刺痛的不適感，三秒後聚焦出光點的形狀，才驚覺那並不是月光，而是高架路上的一盞路燈，盡忠職守的於寂靜的夜晚工作著。放眼望去，路燈們一字排開，點亮了長遠而無盡頭之道路，為深夜未歸之疲憊旅者點上一抹溫暖的黃暈，假月亮之名，成為人們路上的燈塔。

現在的世界是人造的，充滿科技感的高樓城市，金屬製的車馬呼嘯於柏油路上，夜景便是燈火闌珊，人造的便利世界，人造的天堂。

有時我覺得一切都好自然，彷彿世界就該是如此，電腦手機代替言語，我不用再咀嚼別人的惡言相向，我甚至連講話都不太願意，但我還是好好活著，拜科技所賜。最近才學會如何用電腦創作，我一向是傳統文書派的，文章用紙筆記錄，閱讀感受每張紙的摩擦與溫度，手寫的字才是屬於自己的，每個人有自己的字跡，好比是自己獨一無二的指紋。

現在是金屬的方型電腦，敲打鍵盤所產生的新細明體，眾人皆同，連思考模式都被統一了。我不得不接受，有時認為我似乎不該是這時代的人，等紅燈時手不知該擺哪，吃飯時不願低頭看手機，好像我鶴立雞群，奇怪的是我，其他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

人類用燈光控制植物開花，燈光輻射出的光與熱，是植物的太陽。我們給了植物假太陽，也送給人類自身假月亮，或許再過不久，藍色的天空亦可隨意更改，湛藍的海洋染上五顏六色，世界變成聲光效果的絕佳試驗場，我們是第一排觀眾，身歷其境而樂在其中。似真非假的世界是自然的嗎？我不知道該如何定義自然，但科技與自然總是處在對立面，刻意去做某件事是不自然、人為的。老子道法自然，順應天之本性而不作干預，無的智慧。我沒有讀過老子，但他的自然大概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意義：本性、趨勢、不干預。科技是人類刻意製造，擷取物質世界重新解構重鑄，揉合而出新的分子，進而影響人類社會走勢，持續不斷的科技發展似乎是非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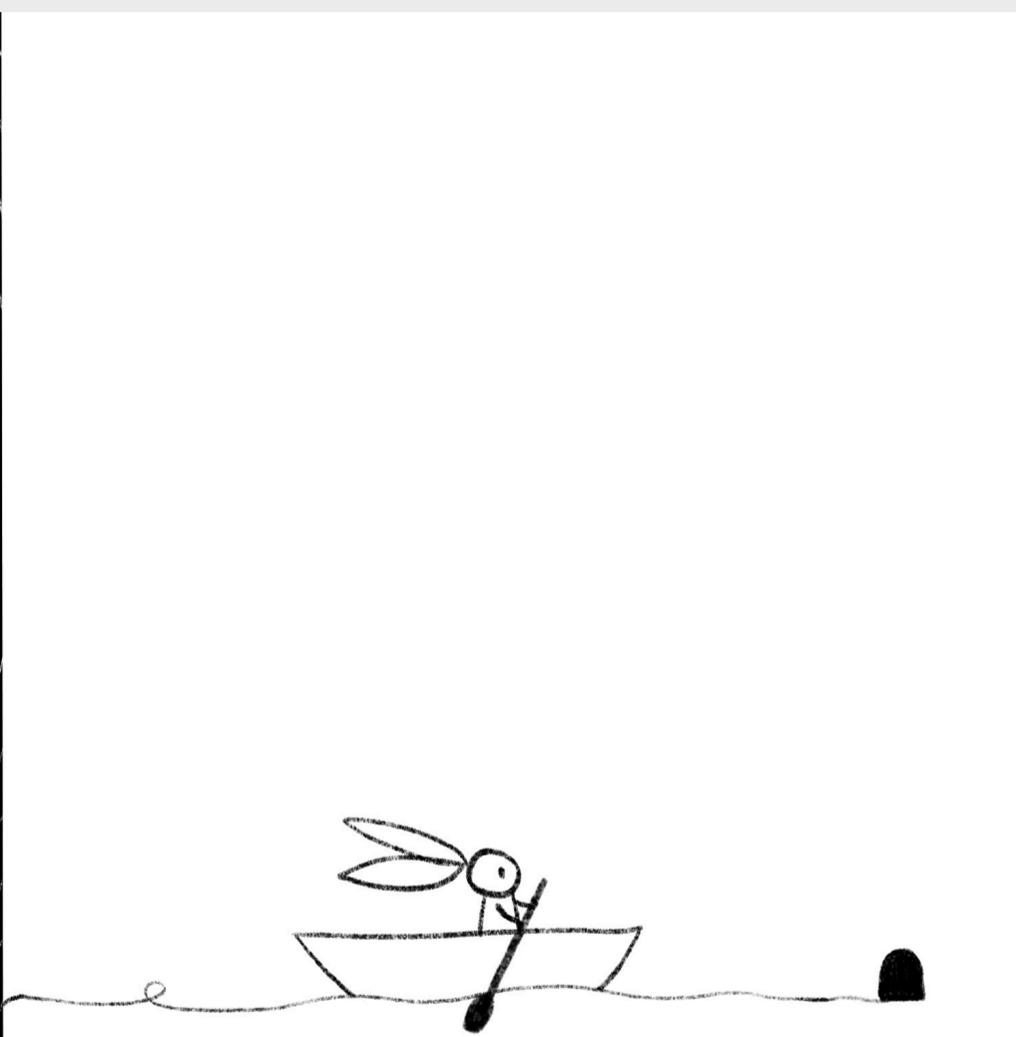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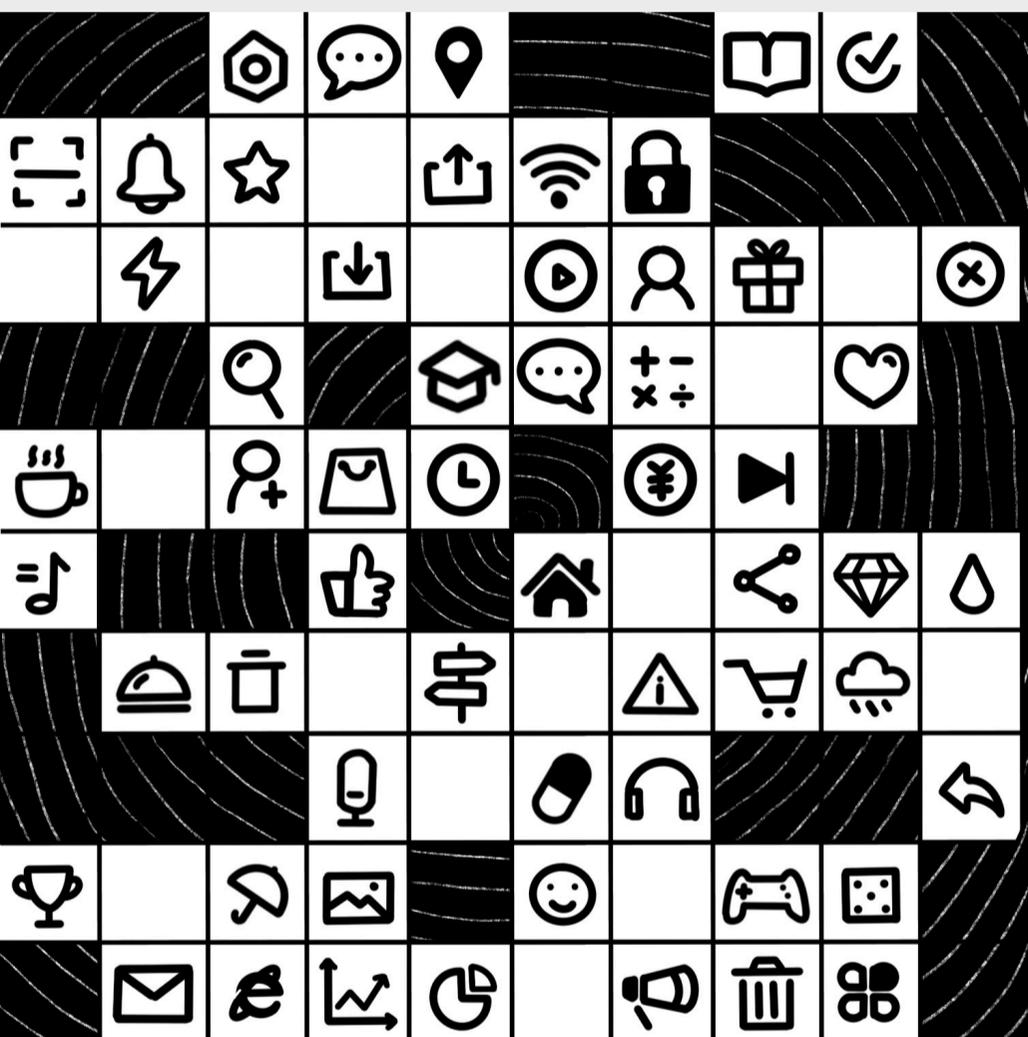
然而科技終究非無中生有，不過是拆解重組的過程，我們無法發明一種完全不存在的物質，而是由既有的物質找出新的可能性。或許不合於老子的自然，但不自然不必然意味虛假，有時不自然反而是一種最近乎真實的樣貌。

菊花的太陽是假的嗎？或許人類白天見到的那顆碩大熾熱的太陽亦為虛假，整個宇宙皆非自然產物，我們是被豢養的實驗動物，有個名為神的存在無情的冷眼注視我們，那我們是假的嗎？存在的本質是哲學問題，我無法理解哲學，抽象而深入的思考並非我之所長，我會的不過就是庸人自擾，再將其記錄下來，供眾人恥笑。

綠燈了，行人們熙攘穿越斑馬線，我意識恍惚地呆愣在原地，不知身在何方，又要歸去何處。我看著那盞被我誤認為月亮路燈，它是否也爲了我而綻放呢？倏地，天色一暗，月亮失去了生命，低下頭變成冰冷的僵硬屍體，回歸人間賦予它的意義，一盞壞掉的路燈。

它的同伴仍孜孜矻矻地燃燒生命，只是少了它，天空似乎就這麼缺了一角，被黑暗滲透無法排除。身子微微一顫，我察覺即將又是紅燈了，我已經等了幾個紅燈呢？路燈壞了，我的月亮熄滅了，無人指引我的歸途，只剩夜色如墨般地將我渲入，融爲一體。

沒有月的夜晚，我佇立於紅綠燈下，瞳孔已適應黑暗，距離晨曦還有四個小時。



从熟悉中出逃

兔子大人



月夜

陳桐

每當月亮撥開烏雲出現在星空中，顧阿姨總會對著天空出神。後來，我發現，顧阿姨凝望的，是彼岸的方向。

我沒見過顧阿姨年輕時候的樣子，從我懂事開始，她就是那個寡言沉著的人。據父親說，顧阿姨當初是逃難到台灣的，後來搬到了水林庄，就成了我們的鄰居。那時候，人人都說顧阿姨長得漂亮，像一朵花似的，只可惜命不好。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她也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婦女。

有一次我發現顧阿姨和一個陌生人交談甚歡，我感到奇怪，走近之後聽到的都是標準而流利的台語。最後那個陌生人走時，顧阿姨一直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直到我上前和她打了聲招呼，她才恍惚地回過神來。

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兩個陌生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直到我離開雲林，去到別的地方，舉目都是陌生的街道，陌生的風景。我突然聽到了一聲熟悉的口音，雖然只是一個陌生人和我問話，我還是上前和他交談起來。後來才明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遇見讓自己感到親切熟悉的人和事物時，感動是能刻在骨子裡的。

聽長輩說，顧阿姨剛剛搬到這裡的時候，每天都愁眉不展。那麼多年過去了，她一直沒有成家，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父親和母親也曾為她介紹一些條件很好的男子，可她總是禮貌地拒絕，久而久之，也就沒有人再為她介紹對象了。

直到多年後，我才從她口中知道原因。

在外工作後我很少回家，每次回家，我都會順路去看看顧阿姨。

她總是目光充滿慈愛地看著我，說著「時間誠緊neh，攏生kah遮爾大漢矣，交女朋友了無？」

看我沒有說話，她又繼續說道，「年輕真好啊，若是以後擱會使抵(tú)著伊，我猶原是少年就好矣。」

「我們相愛很多年了，本來已經打算要結婚了，可我卻在機緣巧合之下來到了台灣，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顧阿姨的目光瞬間變得溫柔起來。

長大的過程，也許就像火箭飛往外太空一樣，要從身上不斷地脫落一些原屬於自己的部件，才能抵達星球，不過，目的地又真的是自己想去的嗎？比如氧氣稀薄的火星，坑坑疤疤的地面，沿途漫遊過漂亮的銀河系，最後還是要回到原點。生命的探索就像這神奇的旅途一般，我也在顧阿姨身上，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困惑和掙扎。

「伊可能嘛一直咧等你。」

顧阿姨笑著搖了搖頭。

顧阿姨還說，「毋知影啥物時陣，台灣kah大陸才會當自由來去。」

我知道，她是想家了。

從小到大，顧阿姨對我一直很好，總在我傷心難過的時候安慰我，常常跟我說她家鄉的故事。她說，她們家鄉的風景很美，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她常常站在斷橋上，眺望著西湖的風景，感受著微風輕拂。她說，她們杭州的絲綢可出名了，她們的藕粉，筍乾……都特別美味。

一提到家鄉，她就會滔滔不絕。我喜歡聽她說她的家鄉，因為我喜歡看她訴說時神采飛揚的神情。只有那一刻，我才覺得她是真正的活著。我們家鄉是靠種植水稻以及花生等農作物為生的，顧阿姨來的時候剛好遇到我們隔

壁人家要搬到城裡發展，想要把老家的房子賣了，顧阿姨就買了下來，另外還附加了兩塊小小的田地。

顧阿姨從小在城市生活，對農作物什麼的一竅不通，於是父母親和鄰居們常常幫助她，教她水稻的栽種及管理守則。顧阿姨慢慢得也變得熟練起來，忙完自家田地之後，常到我們田地裡幫忙。遇到其他人，顧阿姨也總是微笑著問候，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溫和的。

每逢中秋，我們總會邀請顧阿姨到家中，從前是因為她獨自一人，後來是因為習慣，已經把她當成了家人。節日那天，月亮總格外的明亮，顧阿姨也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更沉默了。不過，我們很少看見顧阿姨情緒激動，甚至沒有看她流過眼淚。她不是笑著，就是目光平和。我們在月亮下吃著月餅，吃著柚子。我們一起說著各自的故事，分享著生活的點滴。

一晃幾年過去了，顧阿姨可以回家了，就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一行熱淚從她的眼角流了下來，那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她哭。此時，她已經是一個鬢角有著白髮的老年人了。歲月的皺痕已經爬上了她的臉龐。

其實也沒有太多疼痛的感覺，也不會覺得是不是還有傷口沒有好，歲月變成任意門，我們穿過，並且自然而然地來到另一個星球，同樣的面孔和臉龐，但辨認不出門後的世界。

她離開台灣的那一天，我們都去送她，她說，這一年的中秋，她也可以團圓了。

「那麼就把此時此刻這樣的我們，當作一個轉場，下一次分享生活的時候，我們都能把這些貼在日記本裡，收進櫃子，不會再想起。」我在心裡如是說。

後來才知道有些地方就像插著旗子一樣，召喚自己，說著那是屬於你的領地，好像人生的目的地就在那，自己是個很小的氧氣瓶，帶不走什麼，所以只要能呼吸到一點點，就已經完成了一次歸屬和重生。

不知道後來的顧阿姨有沒有找到她心心念念的戀人，不知道他是否也像她一樣終身未娶，我只知道，她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大陸，回到放不下的故鄉。在每一個月夜，我也試著像她一樣凝望著，我看到了鄉愁，看到了心中的白月光。月亮終於回歸大海，變成一顆鵝卵石，做大洋的心臟，更沉穩地看待這個世界，並且堅韌的活著。



孤獨的魂

陳柏遠

阿p是個遊走在城市街道裡的魂，一只孤獨而自卑的魂，無聲無息地消失在陰暗的角落。

無人嘆息，無人悲傷。

高中剛分班時，第一眼看見阿p，感覺到他身上有股將人內心優越感激發出來的潛質。

只要有他，不管多自卑的人，都會有無形的自信心湧現。

阿p臉上滿是驚惶的神情，只要有人與之對視，立刻像做錯事的小狗般撇眼低頭。

當身旁的人開始閒聊招呼，他卻呆坐在位上乾著眼。

也許出於善意，或打從心底的優勝感，我不自覺地挺起胸膛，走近他座位前打了聲宏亮的招呼。

他吃驚地抬起頭來，眼裡有著說不盡的透白，是一種自然而純淨的美，像不藏着雜質的琉璃，散發出最純粹的光芒。

他努力牽起顫抖的嘴角回應我，聲音發顫而不自然，但那渾厚的嗓音，顯現他的親和。

我看著他想說些什麼卻不敢開口的神情，像一隻急於呼吸的魚。

那滑稽的模樣，讓我的自信油然而生，我刻意地積極搭話，他雖帶著膽怯，但眼神卻漸感有神。

他低啞的嗓音，結巴所寄予的不安，在空氣中劃入一道悠長的鳴鳴。離開前，瞟了一眼阿p，見他臉上厥起的皺褶，連成一線。

之後在我熱情的攻勢下，與阿p搭上了線。

為的是一種優越感。

阿p什麼都不會，他既不擅長於功課，也不擅

於運動，交際更無須再提，能力差外，他的長相就是大家對原始人刻板印象中的樣貌。

留著不規律又紛亂的長髮、方正的國字臉形，一股不容於世的不協調氣息，來於他的俗氣、不出眾之感。

阿p總充當於同儕間的笑柄，他就像個反面教材，大家透過他看見修飾後的自己，把任何罪惡的事物，加諸在他身上，一切都會消彌似的。

本該是垂頭喪氣的失敗者們，因為阿p，都成了贏家。

面對大家嘲諷，阿p總淺淺一笑，用著陰鬱的神情看向地面，但長長的褲管底下，是一雙顫抖的腳，冷汗緩緩從額間處滑落。

總在他身旁打轉的我，非常清楚，對於人群他是非常害怕的。

這種害怕，是刻在骨子裡的胎記，也因為這股恐懼，讓他渴望貼近於人群，使他享受著這份不友善的友誼。

跟著這看不見的社會流動，已是一種習慣。

沒人會傻到付出真心，那無疑是將胸口頗開，露出不堪的所有，任人宰割，沒人會這麼傻。

除了阿p。

明明大家只拿他當笑話，只當他是個隱藏自己醜惡的存在，他卻當真將這些人當朋友。

所以我將阿p視為不容於世的笨蛋，接近他，只為了顯現我的價值罷，他在我的眼裡不過是個隨棄可丟的工具。

至少……起初我是這麼認為的。

後來才領悟，阿p才是唯一清醒的人，我們不

過是沈浸於虛偽和假象的可悲之人，如一群乾枯的空殼，毫無內省而空泛，唯有阿p獨自一人背對這世界的無情和冷漠，孤獨閃著他的光輝。

儘管阿p每次都在考試後，得到一群人的冷嘲熱諷，但那拼死不放棄的精神，又豈能是我們做到的？

他不陷於流言蜚語織成的網，反而將那些傷轉為一劑強心針，讓自己越挫越勇。

可悲的是，不管他怎麼掙扎，依然擺脫不出尖銳的言語，情況反而因他的努力更加卑劣。

不是他人輸不起，而是阿p的成績單上，永遠有好幾處血色的紅。

我也曾懷疑，阿p刻意在塑造假象給老師們欣賞，好讓自己在那群人眼裡，留下一行順眼的風景。

但很快的，這個念頭就在我心頭上消散，因為每晚在自習室裡頭，阿p那不同於他人的雙眼。

我在那進到書本裡的瞳孔中，望見了一只跳動的魂，祂閃著七彩般的光澤，身上遍佈著扭曲傷口，一把劍柄插在身後，溢出的鮮血一路沿著結實的背脊，流淌至腳底處。

等看清祂的臉，冷汗早已浸濕潔白的制服，染出一片烏黑的淤泥，濕黏的觸感緊貼著我的背。

那張臉長得像一般畫像上的耶穌，滄桑的臉孔，那看盡一切，卻還是義無反顧的為拯救世俗人類而努力的那份執著與毅力。

人們卻恨不得將冰冷的鋼釘，重重插入祂交疊的手心，熾熱的鮮血毫不留情滿溢而出，緩緩順著祂堅硬、挺拔的身軀流淌。

那美麗的畫面，讓我心底深層的悸動蓄勢待

發，隨時都將瀑湧而出，最令我感動的是，即使祂被如此凌虐，祂依然愛著我們，那不是慈悲，更不是同情，而是一種純粹自然的愛。

祂知道那是祂的神職，本該有的義務，祂不過是認真完成所堅信的事罷了。

也許我這樣的形容過於詭譎，甚至是瘋子才會說出的鬼話，但我非常確切，在那一刻，我在阿p的眼裡看到與耶穌相似的靈魂。

他們都是孤獨的，沒有任何的憎恨留存於他們血液之中，只有堅定的信念長存於心底。

漸漸的，我對阿p產生難以訴說的景仰，尤其當那一件事發生之後，他在我眼裡，不再是拿來顯現我那可悲自尊的工具，而是我的信仰，是我的模範。

那件事至今令我難以忘懷。

高三上時，班上開始瀰漫冰冷的氣息，冷冽的焦躁感，悄悄在每個人心頭上蔓延，一股令人窒息般的氣息勒緊著我們。

事情的發生，如一根火柴點燃滿佈汽油的教室，將每個人平時所壓抑的不安情緒，一股腦兒的爆發而出。

事情不過起因一件可笑的事，失竊。

大家的錢包、手機不約而同地失蹤，使得每個人身上開始佈滿尖刺，猜忌、憎恨全不再隱藏，一雙雙的眼裡，籠罩上一層霧般，遮蔽所有人的視線。

唯獨一個人，依舊純淨的如一片湛藍海面。

「我想那個人一定有困難……」

阿p雙手靠著欄杆，垂著眼皮看向操場中央青

綠的草地。

這時候每個人都自顧不暇了，只剩他有心思爲人擔憂著，難怪阿p總是萎靡，他一定也自認是個不容於世的怪咖吧。

不過，我不再俯視這種特別思想，反而有些羨慕。

我從旁看著阿p，發現他眯起雙眼而牽引出的細紋，淺淺地向拂過的風傾述它的孤獨。

「一定是你偷的，那天體育課就只有你說要回教室拿東西，誰知道你做了什麼！」

一聲怒吼，瞬間喚醒班上積壓已久的情緒。

綁著雙馬尾的女孩，臉上因怒氣而泛紅，她雙眼瞪大得像比目魚般，透亮的眼白佈滿一絲一絲鮮紅的血。

她怒吼的對象，是一個留著刺蝟頭的男生，他一臉錯愕，惶然地呆僵在原地，隨著女孩的嘶吼，所有人目光都投向於他身上，眼神如刀刃一般撕裂著他。

刺蝟頭滿臉發白，嘴巴微微張開，一副難以開口的挫樣。

女孩看著他怯懦的反應，更加堅信自己的猜疑，她用更是淒厲、尖銳的聲音再度吼道。

「就是你偷的，把錢給我還出來——」

目睹女孩將壓抑的情緒傾洩而出，在旁圍觀的群眾，像是受到鼓舞一般，將幾天來的不滿與憤慨一個勁發洩。

「爛人！」

「難怪那天體育課沒看到他，好噁心的人」

「把錢吐出來啦！」

噓聲四起，刺耳不堪的言語狠狠地砸向刺蝟頭，對這過於偏激的場面，我卻不感意外。

求證這東西，在講求步調快的城市裡，是多麼奢侈。

我們早已默認以假亂真的「事實」充斥其中了，何必去在意真相，反正吃虧的永遠不是我們，那又何必去在意？

能夠填補我們無聊的空虛，就足夠了。

正當我用打趣的心情看這滑稽的畫面作樂時，刺蝟頭突然將右腳高高抬起，磅的一聲踩向地面，並竭盡全力嘶喊。

「我沒有偷——」

空氣凝結成霜，獨留喘息聲在靜謐中顯得混濁，刺蝟頭的瞳孔中，有閃瑩瑩的淚水在打轉。

平靜的時刻，並沒有維持太久，咒罵聲又再度響起。

「不是你還有誰？」

「有膽子偷沒膽子承認，俗辣！」

「沒見過這麼無恥的人！」

空氣越加熾熱，從窗邊透進而來的一片光，將刺蝟頭困牢著，教室裡的昏暗，凸顯出光的顯眼，像是審判燈毒辣地打在犯人身上，肅殺著人的尊嚴。

正當激烈的場面來到最高潮，一道小小的身軀卻緩緩步進陽光的胃袋，映在地面上的影子，有些彎曲。

我瞪大起雙眼，看著那人雙腳顫抖的厲害，禁

不住驚呼。

是阿 p。

他那頭突兀的長髮，隨著本人內心的不安與惶恐，微微地晃動著。

阿 p 像一隻誤入狼群的羔羊，我很想盡力嘶吼告訴他，善良在這種時候，只是將自己埋入土中的禍害。

但他不管自己顫抖的雙腳，擋將在對立的兩人面前，他膽怯地看向激動到發抖的雙馬尾。

「說不定……他真的只是拿東西，在還不確定之前……」

阿 p 喉嚨像被魚骨卡著般，話說到一半嘎然而止，他盡力地克制快發軟的雙腳。

「不要那麼快下定論才是…」

他忍著發暈的腦袋，終於將話脫出口。

此刻的我，全身上下的細胞都在對著阿 p 嘶喊：

傻呀阿 p，真的傻透了。

順應著原本的氣氛下去，事情自然都會解決。

傻呀阿 p！

雙馬尾此時的臉漲紅得如血般，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出來，令人不得動彈的壓迫感，濃重地散發在整間教室。

「我下定論！？不是他，還有誰有機會偷溜回空蕩蕩的教室？」

雙馬尾的聲音發著啞，此時全部人的目光早已都移轉到阿 p 身上，連刺蝟頭都茫然地望著他。

一下子成了焦點，阿 p 發抖的雙腿更加劇烈，眼珠子不停再旋轉，斗大的汗珠沿著額頭匯聚至下巴處。

「我……我不知道……只是不想這麼快去定論一個人的作為。」

阿 p 頭低得像做錯事的孩子，聲音顫抖得如地震般。

雙馬尾一臉看到鬼魅般的表情，阿 p 在她眼底，已經是一幅不堪入眼的穢物。

她眼睛撐得突大，憤恨地瞪向阿 p，雙唇不停打顫著。

教室壓得只剩一縷寂靜，我聽見每個人心底處不平靜的浪濤，正洶湧咆哮著。

突然，女孩一聲不響地轉身朝門口離去，留下一群呆然的我們。

趁著大家沒來得及反應，我跑向阿 p 身旁用手肘輕輕撞他，正要開口時，卻看到他一臉自責的垂喪著臉，並用歉然的語氣說道。

「我……好像傷了她，我看見她眼角的淚水。」

「……」

我一時語塞，只能嘆口氣地輕拍他的肩。

「阿 p，越相信這世界的善良越是感到孤獨呀。」

原本該脫口的話卡在喉間裡，我茫然看著浸泡在陽光下的影子，聽見阿 p 在旁低沉的嘆息聲。

事發隔天，眾人遺失的錢包，毫不留情地在阿 p 打開櫃子時，一個勁的滾落地面。

外頭下著雨，淅淅瀝瀝的雨聲混合烏雲沉暗的

色調，將教室凝結成死人般的氣息，昏黑吞噬了每個人的面孔。

阿p 整個人像塊無法動彈的石像，呆然看著塞滿他櫃子裡的錢包。

突然一道尖銳刺耳的吼叫聲，劃破空氣。

「原來是你，還敢假扮當起和事佬，不要臉的死騙子！」

一道身影快速地掠過我眼前，蠻橫地抓著阿p 的領子，肉色的額頭上浮出紫色青筋，目光盛滿著怒火。

我定睛一看，對著阿p 動怒的人，正是昨天被集體圍攻的刺蝟頭。

我看著阿p 滿是受驚的神情，臉上毫無血色，耳邊清楚地聽見他對我重複說著

「爲什麼？」

親愛的阿p，因爲你太過相信愚昧的善良，自然無法理解，現實社會必然存在的冷漠。

毫無防衛的善良，只會淪落爲敗者，落在他人的恥笑和暴力陰影之下。

阿p 呀，我尊敬你，我原本睥睨的你，其實是一顆閃耀的鑽石。

把鑽石隱藏起來吧，在滿是假面虎的社會，穿上那層皮囊吧！

沒人會怪你，沒人會恨你，你只會比以前更融入這個社會。

阿p，解放自己吧！

這是身爲朋友的我，對你唯一的忠告。

我將心裡所有真實，都給了阿p，我用這輩子從沒有過的眼神看向他，耳裡聽見阿p 眼角透亮的淚水回應了我的話。

哐啷一聲，阿p 的鐵餐盒硬生摔到地板上，發出巨響，裡頭飯菜撒落一地，狼狽的沾染灰塵。

「啊！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請別偷我的東西」

一個臉上長滿痘子的傢伙，笑得像一隻奸詐無恥的狐狸，一旁其貌不揚的人跟著奸笑起來，彎起的眼睛像把彎刀。

他們瞟著眼，從阿p 身旁走過，他呆望著翻倒在地的鐵碗，鐵碗底部平滑的表面映照著他失魂般的神色。

突然鐵碗上映照的臉，隨著哐啷聲，變成一只白色的球鞋，鐵碗則滑動著身軀至我腳邊。

「擋路」

說話的人是刺蝟頭，他屁兒啣噙的斜視著阿p，插著口袋朝我走來，我看向阿p，他像具空殼般，和地上影子融爲一體。

那刻，我身上塵封已久的開關被打開了，看見刺蝟頭從我眼前瞟過。

我失神地拾起地上的餐盒，重重的往刺蝟頭那又醜又乾扁的後腦擊去。

之後的事我不太記得，只隱約聽見身旁傳來刺耳的驚呼聲，以及餐盒撞擊發出的聲響。

還有阿p 那張呆滯的臉。

某天，黃昏散發出迷人的光暈，放學鐘聲響後許久，我和阿p 卻異常地呆坐在椅上，我和他並沒有任何約定，只是很有默契的直看著窗外，一抹新

鮮的橘色染料漸層揮灑在天邊。

「我聽過一個故事」

阿p溫雅的嗓音從前方飄來，他頭也不回地望著前處黑板，自顧地說起話。

「在寒冷的北方之地，有一位獨居的老婦人，臉上佈滿麻子又非常貧窮，周遭的居民都將她視為怪人，沒人願意與之來往。

但老婦人有一顆純真善良的心，看見鄰居家小孩喊餓，一會不顧地拿家裡所剩不多的食物分享給他們，但這樣的善良，卻換來他人嫌棄的目光，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看著鎮上王老爺莊嚴的房屋，讓她常唉嘆著氣。」

「王老爺是鎮上有權有勢的大官，大家對他無不尊敬有禮，美名甚至遠播隔壁幾里的鄉鎮，王老爺對待其他商客總披掛著笑眼，對老百姓們卻連正眼也從沒瞧上過。

但大家對他的美譽卻沒停止，而老婦人卻被暗地裡叫老魔鬼，善良、敦厚的她依然每天笑臉迎人，見他人有難總第一個挺身，對她的鄙視卻快佈滿整片天。」

「直到一次，鎮上突然下一場非常猛烈的暴風雪，王老爺家的兒子失蹤不見，惹得鎮上居民驚慌不已，王老爺不惜釋出千萬兩銀子，只為找出兒子的下落，卻依然毫無收穫。

暴風雪過後，官民在離鎮上幾公里的郊外處，發現一具冰冷的死屍，而屍體正是老婦人，她的懷中緊緊抱著王老爺的兒子，多虧老婦人的保護，他的兒子僅僅是昏迷並無其他大礙。」

「從此大家對老婦人無比頌揚，提起她，無不有人高聲歡呼，可笑的是，當他們要為老婦人立墓碑時，卻始終不知道她的名字。

除了老婦人救下王老爺的兒子事外，亦無人對她有其他了解，老婦人從前的善良無人提起，而現在再多的誇讚，她本人也感受不到了。」

聽完這淒哀卻過於真實的故事，我不禁倒吸口涼氣，並起了滿身疙瘩。

阿p望著變得詭譎的天邊。

「我聽完這個故事時，很為那老婦人感到不捨，如此美的人消逝，讓我感覺心中空了一塊，並暗自發誓要為她向他人證明，善良和真誠可以感化人心」

阿p的語氣變得低沈，我的喉嚨也開始酸澀起來，我感覺阿p正和我道別。

我看著外頭連成一線的烏鴉，緩慢沒入火紅的夕陽。

「我們還會再見面吧？」

他沒有回應，只聽見幾聲叩響桌面的聲音，我們在夕陽裡浮沉，沈默地感受彼此存在。

過兩天後，阿p休學了。

無聲無息的消失在這間教室，一點氣息、餘韻都沒有留下，彷彿從沒存在過。

我看著那空盪盪的抽屜發愣許久，突然感到其他視線也正往這頭觀望，我目光向旁輕飄，發現竟是雙馬尾，感覺我們心底深處的某一塊，都隨著阿p遠去而消失，儘管我們並不知道是什麼。

從那天起，我沒事就會輕輕叩響桌面，感受那震動，感受阿p的氣息。

沒想到，再次見到阿p，竟是十年後的喪禮上。

我站在阿p的靈堂前向祂致意，照片裡的祂，依舊是緊繃的微笑，牽起的皺紋倒是加深不少。

我望進他的雙眼，卻什麼再也感受不到。

桌上擺滿五顏六色的水果，碩大的花圈圍繞整間廳堂，底下坐滿穿著筆挺的文人，各個看上去都具有一股才氣之感，他們拿著紙巾輕拭著眼角，普通的動作被他們做得風雅得體。

眼前的燭火在風中兀自一閃，我的心也隨之起伏，好像隨時都要跟著熄滅般地動盪著。

富有才學的文人在台上一一悼念，字句在我耳旁糊成一塊，讓心中存有的希望逐漸塌陷。

突然一名戴著黑色邊框眼鏡的男子，謙和帶笑地向我點頭致意。

「您是阿p老師經常提到的朋友吧，久仰大名了，我是阿p老師的編輯。」

男子手放胸前，輕鞠一躬。

「對於老師的離去，實在是文學界的一大遺憾，稍感欣慰的是，孤獨的魂連登書店暢銷榜單上第一名連續一年之久，實在很不容易呀……」

我看著男子，禮貌性地點頭回應。

「老師有交代，無論如何都要將這封信交付予您。」

男子從西裝內層拿出一封白色信封。

「他桌上放著這封信，在旁寫上您的名字，說無論如何都要交到您手裡的。」

我接過信封發愣一陣，才緩緩地拆開來，裡頭只有一張對折起的信紙，細小圓潤的字跡佈滿整張紙。

「好久不見，我的朋友。」

此筆寫得有些過於隨性，還請你耐著性子，看

完庸俗的鄙人這些年的經歷吧。

在我對學校生活感到無比絕望後，我與媽媽商量，決定修學，很抱歉與你不告而別，但我相信你是理解的。

休學後，我開始打工的日子，好幫媽媽的生活分擔一些壓力。

但單親和休學的因素，使我在工作場所受到更加恥辱的對待，尤其長著日本鬍、身材肥胖的老闆對我簡直是虐待！

對他人欺凌我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惡意少算工錢，向他反映後，卻換來一句

『你這念不了書的傢伙，怎麼懂的算數？』

有一次，我終於受不了，當著所有人的面對他咆哮，那是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活著。

他竟一臉不屑的吐出一抹口水，將錢丟在地上，那次之後，對我的態度也越加卑劣。

崩潰已不足以形容當下的絕望，但只要想到母親辛勞的模樣，讓我不知不覺就這麼撐過三年。

但心中的孤獨感，同時跟著這三年越來越重，沒人瞭解我的苦，甚至將我的悲慘視為娛樂表演。

社會步調太快，淺陋的表面已變成評斷一個人的價值依據，周遭的人令我難受，我沒有運氣遇上頻率相同的人。

正當我對這社會試著釋懷時，作為一切的母親卻離我而去，身體完全撕裂著我，當時一心只想著去死。

一道光這時照向了我，母親對自己的身體似乎早有預兆，偷偷買了保險，讓我得以收到一筆費用，使我終於可以離開如煉獄般的地方。

這是母親送給我的禮物吧！讓我有理由可以去到無人認識的地方，好好的和自己相伴，自己已失去和人來往的資格。

我收拾好一些簡單的東西，開始走訪各個不同的城市，甚至台灣所有縣市我都走遍了。

在旅行的時候，才感覺人生多了點色彩，形形色色的人走在大街上，有相愛的、有忙碌的、有失神在街上亂晃的。

唯一通有的病徵，是孤獨。

旅行養成了我觀察人們的習慣，去建構屬於他們的故事，猜想他們是否也跟我一樣，對人生感到空虛。

於是我開始寫起旅行中的紀錄，腦中突如其來的靈感也造就了幾個故事，文章被我隨意的發在網上，並沒有多做注意。

直到一天接到電話，對方是一家出版社的編輯，說我的文章造成了轟動，甚至有人主動打給出版社要求請我出書。

聽到後，我感到詫異甚至哀傷，便草草答應，同時心中一股激盪的旋渦將我捲入。

一直以來無人探問和了解的想法，卻一時之間成了關注，他們找到了隱藏在文章裡的路途。

很多人都淺藏著一顆孤獨的心，他們在故事裡頭找到一小部分的自己。

最激發靈感的時刻，是深夜無人的街道。

抬頭看向只屬於夜的繁星，散發出光芒，使我感到愜意，只有這個時候才感到自己與孤獨脫節。

曾渴望有人了解我，甚至愚昧地認為能和大家真實相處，不存於任何虛偽。

現在卻只想獨自走在寂靜的道路上，看不同的街道，唯有自己隱埋在星空下時，才感到自由。

明白了，承受這份感受的，不只我一人，讓我終於找到對這社會的註解。

但旅行久了，身體卻漸漸枯萎，找不到活著的意義，沒有值得我撐下去的理由。

我病了，愈習慣與夜獨處，習慣孤單的存在，讓我越像是不容於世的一點污垢，肚子的晦氣壓得我喘不過氣。

太宰治引用寺內壽太郎的那句『生為人我很抱歉』大概就是形容我這一類的人吧。

偶然的機緣下，我拜讀了人間失格這有如預言般的書，看完的當下，我欣喜若狂。

彷彿找回這生唯一的義務，即是毀滅，原來經歷的一切苦難與欺凌就爲了這一刻。

我的朋友，你該替我感到高興，我找到了歸屬，所以我決定效法於太宰治先生那樣，寫一本專屬自己的聖經，將所有冤屈寫下，狠狠嘲笑這個世界。

因爲看清現實所以選擇逃避。

我的朋友呀，孤獨的魂就交給你見證了，我要帶著深沈的原罪，埋入烏黑的歸土。

再見了，晚風在呼喊我，相信你是最能了解我的，從和你對視的那刻，就明白，我們的心屬同種顏色。

所以這封信，只交付於你，我的朋友」

看著清美的字跡，我深嘆了口長氣，站在靈堂旁，再次望著照片中的他，盡力微笑的模樣，感到體內血液再燃燒，身體直發燙，眼前一陣迷濛。

是淚水遮掩了我的視線嗎？

我不知道。

唯一確定的是，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只能依稀聽見他人的啜泣聲，像水流一樣，清脆而柔和。

但有一道特別柔順的聲音吸引我的注意，我帶著迷濛的視線努力找尋那道身影。

一個像是白花群裡的一株鮮紅花朵，身材纖細、高挑美麗的女子，哭聲像是一道悠揚的歌聲。

即使她改變了髮型，容貌更加別緻、成熟，我依然肯定她是雙馬尾。

她的雙肩不斷上下起伏著，我緩緩走向她身旁，伸出手輕拍她的肩，她嚇的連忙轉過頭來停頓好一會兒，直到認出我後，才哽咽的說道：

「我……好想他。」

聽見她忍著痛，擠出這句話，使我不住張大嘴巴。

「每一場簽書會，我都有……」

她哭得比之前更加淒厲，整個會場裡，再雜亂的聲音，都掩入她的哭聲中，因為那道哭聲隱含了另一種情感。

會場外，其他人在旁寒暄，我則一人獨自坐在場邊的椅子上發呆，雙馬尾哭紅著雙眼快步離開會場，只留下一疊寫給阿p的信。

因為始終拉不下臉，這些信件最後都沒能夠交到他手中。

我看著桌上交不出手的信，仰起了頭。

叩叩叩……叩叩叩……

我輕輕敲響桌面。

叩叩叩……叩叩叩……

「啊！下大雨了」

我一人喃喃自語了起來。

# 徵稿

《夜燈》是一本文藝雜誌，2021年12月31日在線上發表了第一期。我們的雜誌不受地域和族羣限制，專注於個體表達。

我們關注每個個體的情感思想，希望可以連結海內外的創作者，建立自由表達溝通的空間。歡迎各種類型的文字或視覺作品，不限題材，不限主題，惟文字作品需用中文寫作。對於簡體中文的投稿，刊登時會轉換成繁體。

投稿需為未發表新作，不接受一稿多投。投稿即視作者擁有作品完整版權，並且授權本雜誌出版電子版和紙本版，和在網站與社交媒體上發表。來稿一個月沒有採用通知，作者可另行處理。作品經刊登即致薄酬。來稿請附作者真實姓名、郵箱，及一百字內個人簡介。

**投稿信箱：[nightlamp.cf@outlook.com](mailto:nightlamp.cf@outlook.com)**

## 《夜燈》 2023 .06

### 出品

夜燈編輯部

### 主編

張一弘

### 編輯

慢慢 Shien 五餅

### 設計

排版：五餅

封面設計：慢慢

### 插圖製作

五餅用AI制作

### 聯繫方式

電話：+81 7044140548

郵箱：nightlamp.cf@outlook.com

主編郵箱：zhangyihong.cf@outlook.com

雜誌主頁：<https://www.night-lamp.com>

**Instagram:** nightlamp.cf